

詩

中國新文學叢刊



徐志摩 朱自清 康白情

劉大白 胡適 朱湘

聞一多 郭沫若 李金髮

王獨清 戴望舒 等著

50

10

75

15

國

奇

合

者

0.40

詩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二	元
編	纂	者	錢 公 俠 璜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38

小引

提起一個「詩」字，雖然是情趣悠然；可是你不是來鑑賞，而要加以研究，就要叫你頭痛。因為古往今來，從文化極高的國家，以至茹毛飲血的野蠻人，沒有一處地方，沒有供人吟唱的詩歌。正如茵夢湖裏來茵哈德所說的一樣：「它們是埋在森林原野裏，給人們偶然發掘出來的。」至於詩的定義，更不容易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編者也不願意濫引在這裏，徒亂諸君的耳目也，不必獨據衆說而倡新義，來動諸君的視聽。本編所選的詩歌，「卑之無甚高論」，就是一般人聽慣的熟諳也是對中國舊體詩解放運動後所產生的新詩。唐詩、宋詞、元曲，當然不在其列，就是現代人所做的打油詩、捧角詩，或「當代詩宗」陳伯嚴、鄭蘇戡之類，讓他們去宗法唐宋，於本編也毫無關係。現代人所做的「某生、榮陽人也」也編不到現代小說選裏去一樣。

中國新詩運動，當然和新文藝運動同時。胡適既然在《青年雜誌》上，高揭文學革命之旗，他自己對於文學革命的努力，便在新詩。往後作者輩出，頗極一時之盛。可是二十年新文藝運動最大的

成績，第一是小說，第二是散文，（雖然像知堂老人一流，以爲散文的成績超過小說；但是試舉偉大的作品，反映時代環境的深切，對於一般的影響，則散文終不及小說。）至於新詩，倒不是曲高和寡，因而不見發達，實因新詩雖然成立，可是走上了歧途，和大眾離開得太遠。它既不能引用老嫗都解的口語而入詩中，又不能供大眾的吟唱，而且失卻把文學作爲宣傳的意義，只讓新的文人墨客，作爲欣賞的藝術品，自然比不上小說和散文的發達了。到了現在，中國的新詩，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衰落得異常，老作家攔筆的攔筆，寫作的守着殘餘的壁壘，甚至於出一本新詩集，要作者自掏腰包出資付印，難怪新作者和篇什，非常稀少。但是我們也不用失望：『窮則變，變則通。』經過這樣的沉寂時期，新詩終會走上新的途徑吧。

從新文藝運動到現在，新詩的時期，各家分類不一。饒孟侃曾在某一次演講中，把它分成三個時期，以冰心、郭沫若、徐志摩各爲三期的代表，很受了一番攻擊。趙景深在現代詩選裏，分爲五個時期，即『草創』、『無韻詩』、『小詩』、『西洋律體詩』、『象微派』也未見中肯。良友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由朱自清編選，在導言裏分爲『自由詩』、『格律詩』、『象微詩』三派，他自己說也

是很勉強的。本來，歷史像一條不斷的河流一樣，決不能舉刀斷水，硬要分成幾個時代；就是同一個作者，他創作的時代有先後，創作的風格因之有歧異，也不能硬把他歸入那一個時期或那一派作品，所以分期和分派，是很勉強的工作。但爲讀者的便利計，我們也來分說一下，可是不立時期之名，也祇舉幾個重要的詩人作代表。至於吟賞辨味，還要讀者自己去體驗。

第一時期

這一個時期，是新詩運動才發祥的時期，一切非常自由，差不多做到『我手寫我口』的光景。可是詞句方面，還不脫舊詩詞的窠臼，頗像纏過小腳的放大。小詩非常盛行，大都寫枯燥的哲理；自由詩時有佳作，但體裁雖然自由，風格卻不會做到自由的地步——這些全是第一時期的特徵。

胡適著有嘗試集，他的新詩，很受舊詩詞的影響。詩中多說哲理，因此使詩意減色不少。劉復著有揚鞭集，他在運用口語方面，非常成熟，詞句比胡適流利了許多，也會創造出新的體裁出來，尤其是受民謠的影響，沈尹默和劉大白，同是舊體詩氣味很深的作者。沈氏的三絃，在聲韻方面，可以說戛然獨造的。劉氏作品很多，也很普遍。在詞句方面，受傳統氣味太重，不易擺脫；在詩意方面，太露而

急於說盡，缺少含蓄。康白情著有莫覓，他的新詩，淺露而頗像說話，在描寫方面，卻可以算成功者。相反的是俞平伯，常愛把精深的哲理，混到詩句裏去，反把有些好詩埋沒了。汪靜之在初期，因著蕙的風，而受到青年讀者的崇拜。蕙的風裏面有許多情詩，都是用男性的口吻寫成，雖然非常淺露真率，但是在描寫方面，正因這一點而見長。後出的寂寞的國，是有格律的詩，反把作者這一點特色埋沒了，因此不及蕙的風。冰心女士著有繁星春水，是無韻的小詩，作者自己說，受印度詩人太戈爾的影響很大。她的詩雖然晶瑩澄澈，可是句法太似散文，而且淺薄的哲理，有時候簡直要把她的詩，當作說教的短偈。劉延陵曾編過詩刊，在水手的末段，那樣有力的色彩，是新詩中所難得的。周作人的詩，可以說純粹是散文，和舊詩詞簡直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初期裏最有特色的一位。朱自清的詩，抒情寫景，全靠他善用疊字和對句上面。第一時期，除開上面所說的諸家以外，其他的作者，作風也未見有特殊的地方。

第二時期

新文藝運動，很受歐美文學的影響。有些人直接讀西洋文學，發現西洋詩裏的格律，也和中國

的平仄音韻一樣，有些地方是很美的。於是中國的新詩中，也創造了格律和節奏，有的是整齊的『豆腐乾』體，第一時期絕對的自由，至此受了嚴格的限制。第一時期裏最大的特徵『淺露』至此也有含蓄了；然而熱烈的情感，真摯的描寫，比第一時期是有過而無不及。寫詩的對象，從前是很狹隘的，第二時期也推廣了範圍。作者蔚起，可以說中國新詩運動的黃金時代。——上述種種，是第二時期的特徵。

郭沫若、徐志摩、朱湘、聞一多，是今代中國的四大詩人，雖然其中的兩位，業已去世；而郭沫若和聞一多，也擱筆已久了。郭沫若的詩，帶着熱烈的感情，雄放的氣魄，好像千軍萬馬在奔騰。他的想象力也非常廣闊，時常引神話入詩，好似屈大夫的離騷。但是他的結構太單純了，有時仍舊不脫淺露之病；至於舊詩詞的格調，可以說完全擺脫了。徐志摩的詩，在詞句的運用上，非常流麗，而其體例和風格，很受英美作家的影響。他是新月派詩人的鼻祖，寫的東西，雖然各方面都有擅長的作品，卻還是濃豔的情歌。因為他勇於試驗新體裁，給新詩開闢了不少的路。可惜乘飛機而遭慘死，一代才華的詩人，不克有更偉大的發展！朱湘的詩，也深受歐美的影響，注重格律的節奏。但是他不像徐志摩

一樣的濃麗。他的詩恬淡而平靜，好像中夏黃昏，微風動樹，遠山明霞的情景。詞句是優美絕倫，音節是和諧異常。但是『詩窮而後工』，我們的詩人，竟因窮迫而自殺，結束了他前途無限的生活。聞一多的詩，藝術造詣頗深。四大詩人中，他和朱湘是最注意雕琢的，頗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模樣。他的詩篇善於運用想像，作為深切的比喻；而風格的完整，也冠絕一時。他是藝術家，他的詩也是純粹的藝術。除上列四位以外，這時期中，還有于賡虞、邵洵美、劉夢葦諸人。于氏的詩，格式整齊冗長，充滿着厭倦苦悶的氣息，以重疊的字句表現，也是一個特色。

第三時期

西洋的格律詩到了末流，只存了形式，於是象徵詩成了第三時期的主流。神秘、幽暗，是主要的形態。而且有許多詞句，簡直是不可解的花花綠綠的一串。然而在聲音和色彩方面，受到了深切的注意，讀一首詩，詩裏的情感，就可以借聲音和色彩表現出來。——這是第三時期的特徵。

李金髮，受法國的象徵派影響很深。他的詩，詞句方面，有好多所在，簡直像不通，又喜歡應用文言的句子，可是和放大的小腳，是截然兩樣。讀他的詩，只有一句或一段，雖然難解；然而看了全篇，很

可以叫你得到一個鮮明的影象。這便是象徵派最大的特色。戴望舒初期也是象徵派的詩人，以色彩和音節取勝，他那傾倒一時的雨巷，便是代表作。現在他又離開象徵派的途徑，想捉住幽微的精彩的去處，但是改編後的望舒草，並不比我的記憶精采。後期創造社的三個詩人，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也是傾向於法國象徵派的。王氏氣魄豪爽，與其說象徵派，毋寧說浪漫派較好；他的吊羅馬一詩，便像拜倫（Byron）的作品。穆木天的詩，在聲音一方面，是異常的考究，幽玄朦朧，令人感到輕暗的氣息。馮乃超也和穆木天一樣，利用着鏗鏘的音節，寫出明豔的色彩，歌詠着頹廢和夢幻的事。姚蓬子也是象徵派的詩人，他雖用自由詩體製，然而在感覺的銳敏和情調的朦朧上，有時卻超過別人。從此以後，新詩踏入沉默的時期，刊物上難得有新作品發現。可是偶然發表的東西，卻較以前更凝鍊了。

一本新詩編，到此而已。回顧二十年來的新詩界，未嘗不會有過熱烈的時期，現在弄得這樣衰落，真不勝感歎。希望我們的詩人，從勞苦大眾中，發掘出新的材料來，那末，黃金時代的復興，想來也不遠的。

編者。

目次

小引	一
第一輯	一
胡適	一
劉復	四
俞平伯	七
朱自清	一四
康白情	一七
劉大白	二五
王統照	二八
冰心女士	三〇
汪靜之	三六
潘漠華	四〇
馮雪峯	四四
應修人	四五
梁宗岱	四七
周作人	四八
沈尹默	五一
沈玄廬	五二

何植三.....五五

劉延陵.....五七

第二輯

六一

陸志章.....六一

劉夢葦.....六三

田漢.....六四

馮至.....六七

郭沫若.....八〇

徐志摩.....九五

朱湘.....一一三

聞一多.....一二一

于廣虞.....一三四

第三輯

一二七

李金髮.....一三七

王獨清.....一四八

穆木天.....一五三

馮乃超.....一五七

蓬子.....一六二

戴望舒.....一六五

第一輯

胡適

一念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

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纔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

萬轉！

原註：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竹竿尖是吾村後山名。

一笑

十幾年前，

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

我當時不懂得什麼，
只覺得他笑的很好。

那個人不知後來怎樣了，

只是他那一笑還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還覺得他越久越可愛。

我借他做了許多情詩，

我替他想出種種境地；

有的人讀了傷心，
有的人讀了歡喜。

歡喜也罷傷心也罷，

其實只是那一笑。

我至今還不曾尋着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謝他笑的真好。

九，
八，
二。

湖上

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夜遊後湖——卽玄武湖——主人王伯秋
要我作詩，我竟做不出詩來，只好寫一時所見，作了這首小詩。

水上一個螢火，
水裏一個螢火，

平排着，
輕輕地，

打我們的船邊飛過，
他們倆兒越飛越近，

漸漸地併作了一個。

我們的雙生日（贈冬秀）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卽陰歷十月初八日，是我的陽歷生日，又是冬秀的陰歷生日。

他干涉我病裏看書，

常說『你又要命了！』

我也惱他干涉我，

常說『你鬧，我更要病了！』

我們常常這樣吵嘴，——

每回吵過也就好了。

今天我們的雙生日，

我們訂約，今天不許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詩。

他喊道『哼，又做什麼詩了！』

要不是我搶的快，

這首詩早被他撕了。

原註：國音，詩音戶，撕音ム，故可互韻。

晨星篇

(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我們去年那夜，
豁蒙樓上同坐，
月在鐘山頂上，
照見我們三個。
我們吹了燭光，
放進月光滿地，
我們說話不多，
只覺得許多詩意。

我們做了一首詩，
——一首沒有字的詩，——
先寫着黑暗的夜，
後寫着晨光來遲，
在那欲去未去的夜色裏，
我們寫着幾顆小晨星，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
鐘山上的月色，

和我們別了一年多了；
他這回照見你們，
定要笑我們這一年忽忽過了。
他念着我們的舊詩，
問道：『你們的晨星呢？
四百個長夜過去了，
你們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們，
我們要暫時分別了；
『珍重珍重』的話，
我也不再說了。——
在這欲去未去的夜色裏，
努力造幾顆小晨星；
雖沒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興！

——以上嘗試集，亞東。

十，十二，八。

劉復

三十初度

三十歲，來的快！

三歲唱的歌，至今我還愛：

『亮摩拜，

拜到來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錢銀子買隻大雄鵝，

飛來飛去過江河。

江河過邊姊妹多，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今什麼都不說，

勿做生活就唱歌。

原註：亮摩，猶言月之神；亮摩拜，謂拜月神，小兒語也。過邊，謂那邊，或彼岸。此所謂三十，依舊習指虛歲言。

一九二〇，六，六，倫敦。

雨

這全是小蕙的話，我不過替他做個速記，替他連串一下便了。

一九二〇，八，六，倫敦。

媽！我今天要睡了——要靠着我的媽早些睡了。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是我的小朋友們，都靠着他們的媽早些去睡了。

聽後面草地上，更沒有半點聲音；只是墨也似的黑，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狗野貓在遠遠地叫，可不要來阿！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爲什麼還在那裏叮叮咚咚的響？

媽！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狗野貓的雨，還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的響。它爲什麼不回去呢？它爲什麼不靠着它的媽早些睡呢？

媽！你爲什麼笑？你說它沒有家麼？——昨天不

下雨的時候，草地上全是月光，它到那裏去了呢？你說它沒有媽麼？——不是你前天說，天上的黑雲，便是它的媽麼？

媽！我要睡了！你就關上了窗，不要讓雨來打濕了我們的牀。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給雨，不要讓雨打濕了雨的衣裳。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飄着些微雲，
地上吹着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髮，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戀愛着海洋，
海洋戀愛着月光。
啊！

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劉 復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游。

啊！
燕子你說些什麼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樹在冷風裏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
西天還有些兒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一個小農家的暮

他在灶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剝剝的響。

灶門裏嫣紅的火光，

一九二〇，九，四，倫敦。

五

閃着她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裳。

他銜着個十年的煙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去了鋤頭，
便坐在稻牀上，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松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的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看着月，
還數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他們唱：

「地上人多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原註：末二句是江陰謠。

俞平伯

孤山聽雨

記八月一日之游

雲依依的在我們頭上，

小划兒卻早懶懶散散地傍着岸了。

小青喲，和靖喲，

且不要縈住游客們底憑弔；

上那放鶴亭邊，

看葛嶺底晨妝去罷。

蒼蒼可滴的姿容，

少一個初陽些微暈她。

讓我們都去默着，

幽甜到不可說了呢。

曉色更沈沈了；

俞平伯

看雲生遠山，

聽雨來遠天，

颯颯的三兩點雨，

先打上了荷葉，

一切都從靜默中叫醒來。

皺面的湖紋，

半蹙着眉尖樣的，

偶然間添了——

花喇喇銀珠兒那番迸跳。

是繁弦？是急鼓？

比碎玉聲多幾分清悄？

涼隨着雨生了，

悶因着雷破了，

翠疊的屏風煙霧似的朦朧了。

有濕風到我們底衣襟上，

點點滴滴的呀！

來時的划子橫在渡頭。

好個風風雨雨。

清冷冷的湖面。

看他一領蓑衣，

把沒篷子的打魚船，

划到藕花外去。

雷聲般的送着，

雨絲斷了，近山綠了；

只留戀的莽蒼雲氣，

正盤旋在西泠以外，

極目的幾點螺黛裏。

一九二一，八，五，杭州。

悽然

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長環到蘇州，買舟去游寒山寺。雖時值秋半，而因江南陰雨兼旬，故秋意已頗深矣。且是日雨意未消，

游者闐然；瞻眺之餘，頓感寥廓！人在廢殿頽垣間，得聞清鐘，尤動悽愴懷戀之思，低回不能自己。夫寒山一荒寺耳，而搖蕩性靈至於如此，豈非情緣境生，而境隨情感耶？此詩之成，殆吾之結習使然。

那裏有寒山！

那裏有拾得！

那裏去追尋詩人們底魂魄！

只憑着七七八八，廓廓落落，

將倒未倒的破屋，

粘住失意的游蹤，

三兩番的低徊躑躅。

明豔的鳳仙花，

喜歡開到荒涼的野寺；

那帶路的姑娘，

又想染紅她底指甲，

向花叢去掐了一握。

他倆只隨隨便便的，

似乎就此可以過去了；

但這如何能，在不可聊賴的情懷？

有剝落披離的粉牆，

欲斜婉轉的游廓，

蹭蹬的陂陀路，

有風塵色的游人一雙。

蕭蕭條條的樹梢頭，

迎那西風碎響。

他們可也有悲搖落的心腸？

鏗然起了，

喲然遠了，

漸般然散了；

楓橋鎮上底人，

寒山寺裏底僧，

九月秋風下癡着的我們，

都跟了沈凝的聲音依依蕩顫。

是寒山寺底鐘麼？

是舊時寒山寺底鐘聲麼？

九，三十，杭州。

歡愁底歌

一九二一，三十一。

——呈長環——

一

歡愛底泉奈他竭，

歡愛底燄奈他滅！

今日之前，如夢如煙；

今日之後，如霧如漆；

今日底今日——

且吻着，且握着，且珍重着；

且牢牢記着，

耿耿地這一點癡愚；

且莫問前路底光明昏黑！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和！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和我把門來開！

你和我把門來開！

歡情底根葉，栽向懷中來，

在懷中有凋謝；——

願長把馨香消散！

哀……哀……』

二

似滔滔的水，

舊愁棄我們去了，

似疊疊的山，

新愁呢，向着我們來。

四年之前愁未生，

四年之間愁初生，

四年之後愁將長成。

愁長成，將奈何？

你和我！

打破——無這力啊，

怨咀——無此心啊；

只吻着，只握着，只珍重着，

只默默的忍着。

忍着，忍着，

愁將老死，將終于老死。

我們唱愁底挽歌，

歡所生底挽歌。

君啊，我啊！

誰歌誰和？

且歌且和！

大家歌，大家和啊！

『你和我把債來賒！

你和我把債來賒！

賒來的離憂，大啊大如海。

大如海，會枯乾；——

願長把愁雲吹散！

哀——哀——』

夜雨

短的白燭，

殘照依依地，想留幾番搖曳，

——以上冬夜，亞東。

因流淚底初凝。
便將開始了人間底遙夜。

一九三二，四，二〇。

小詩呈佩弦

微倦的人，
微紅的臉，
微溫的風色，
在微茫的街燈影裏過去了。

六，三十。

到紐約後初次西寄

一

薄陰本不願剪斷牠底綢繆，
微陽不樂減牠底明媚！
可惜此地只有——
高的樓，方的窗，
淒幽的我底面龐，
徒然的梳掠，髮蓬鬆在額上。

俞平伯

天開時，我知道，青是這樣滿滿；
雲生時，我又知道，白是那樣茫茫；
二十四小時中間，有一度西去的夕陽，
我知道得已太多了！

二

明靚的她，朦朧着的；
談着的她，且笑着的；
挽着黑頭髮的她，敬着的。

夜被喚回的時分，
夢被喚回的時分，
笑靨被喚回的時分，
搖搖的一顆心兒，
逐夜而去，
逐夢而去。
逐笑靨而去；
不知那裏去了。
只撇下孤孤另另的一個我。

11

曉色明到一方灰色的牆上，
井欄外，高高的天上，
獨不到我底心上！

——以上西還亞東。
九，二五，夜。

憶

第十一

爸爸有個頂大的斗篷。
天冷了，牠張着大口歡迎我們進去。

誰都不知道我們在那裏，
他們永找不着這樣一個好地方。

斗篷裏得漆黑的，
又在爸爸底腋窩下，

我們格格的笑：

『爸爸真個好，

怎麼會有了這個又暖又大的斗篷呢？』

第十七

離家的燕子，
在初夏一個薄晚上，
隨輕寒的風色，
嫵嫵的飛向北方海濱來了，

雙雙尾底翻騰，
漸漸褪去了江南綠，
老向風塵間，
這樣的剪啊，剪啊。

重來江南日，
可憐只有腳上的塵土和牠同來了，
還是這樣的，剪啊，剪啊。

第二十一

小小的闌干，紅着的，
蒲葵扇上，梔子花兒底晚香。

第二十二

亮汪汪的兩根燈草的油盞，
攤開一本禮記，
且當牠山歌般的唱。

乍聽間壁又是說又是笑的，

「她來了罷？」

禮記中盡是些她了。

「娘，我書已讀熟了。」

第二十八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燭臺上，今夜有剪好的大紅紙，
碧綠的柏枝，還綴着鵝黃的子。

紅蠟燭底光一跳一跳的，

照在挂布帳的牀上，

照在裏牀的小枕頭上，

照在小枕頭邊一雙小紅橘子上。

——
憶，闡明。

朱自清

除夜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瞅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熬過去了。

除夕，杭州。

燈光

那泱泱的黑暗中燿耀着的，
一顆黃黃的燈光呵，
我將由你的燿耀裏，
凝視她明媚的雙眼。

一九二二，二，二。

獨自

白雲漫了太陽；

青山環擁着正睡的時候，
牛乳般霧露遮遮掩掩，
像輕紗似的，

霧了新嫁娘的面。

默然在窗兒口，

上不見隻鳥兒，

下不見個影兒，

祇賸飄飄的清風，

祇賸悠悠的遠鐘。

眼底是靡人問了，

耳根是靡人問了；

故鄉的她，獨靈跡似的，

猛猛然湧上我的心頭來了！

二，二。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

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忽忽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忽忽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歎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

又開始在歎息裏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忽忽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忽忽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甚麼一去不復返呢？

別後

我和你分手以後，
的確有了長進了！

大杯的喝酒，
整匣的抽煙，

這都是從前沒有的。

喝了酒昏昏的睡，
煙的香真好——
我的手指快黃了，
有味，有味，
因爲在這些時候，
忘了你，
也忘了我自己！
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
老想起來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開水，
冷的被窩——
峭厲的春寒呀，

我懷中的人呢？
你們總是我的，
我卻將你們冷冷的丟在那地方，
沒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懸懸的，
便是這箇。
我是箇千不行萬不行的人，
但我總還是你的人——
唉我又要抽煙了。

三月，霧波作。
——以上踪跡，亞東。

康白情

窗外

窗外的開月，

緊戀着窗內密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着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着捨不得了。

二月九日，北京。

送客黃浦

一

送客黃浦

康白情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黑沈沈的夜色

迷離了山光水暈，就星火也難辨白。

誰放浮鐙？——鬚髯是一葉輕舟？

卻怎麼不聞橈響？

今夜的黃浦；

明日的九江。

船呀，我知道你不問前途，

儘直奔那逆流的方向！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二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看看涼月麗空，

才顯出淡妝的世界。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我們都談着——

談到日本二十年來底戲劇，

也談到『日本底光，底花，底愛』底須磨子。

我們都相互地看着，

只是壽昌有所思，

他不曾看着我，

也不曾看着別的那一個。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三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的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四圍底人籟都寂了。

只有她纏綿的孤月

儘照着那碧澄澄的風波

碰着船毗里綳地響。

我知道人的素心，

水的素心，

月的素心——一樣。

我願水送客行，

月伴我們歸去！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江南

一

只是雪不大了，

顏色還染得鮮豔。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頭青的胡豆上。

橘兒擔着；
驢兒趕着；
藍襖兒穿着；
板橋兒給他們過着。

二

赤的是楓葉，
黃的是茨葉，
白成一片的是落葉。
坡下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
撐着一把綠傘——走着。
坡上踞着一個老婆子，
圍着一塊藍圍腰，
嗚嗚地吹得柴響。

三

柳樁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個撮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着些紅嘴，
跟着她叫着。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乾燥

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一

睛着；
風着；
杖兒，壺兒，凳兒倚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

鳥歌謳着；
李花開着；
兩兩的蜂兒戀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三

油菜澆着；
白牛底背上騎着；
纔黃的桑葉兒採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

婦人

婦人騎一匹黑驢兒，
男子拿一根柳條兒，
遠傍着一個破窰邊底路上走。
小麥都種完了，
驢兒也犁苦了，
大家往外婆家裏去玩玩罷。
驢兒在前，
男子在後。

驢背上還橫着些篾片兒，
篾片兒上又腰着些繩子。
他們倆底面上都皺着些笑紋。

春風吹了些蜜語到他們底口裏來，
又從他們底口裏偷了去了。

前面一條小溪，
驢兒不過去了。

他們都望着笑了一笑。

好，驢兒不騎了；

柳條兒不要了；

男子底鞋兒脫了；

婦人在男子底背上了；

驢兒在婦人底手裏了。

男子在前，

驢兒在後。

天亮了

天亮了麼？

夜娃子嘎嘎地飛着。

我底夢醒了。

四月五日，津浦鐵路車上。

起來；

摸我底箱盒；

收拾我底行李。

月光從亮瓦裏透進來，照在我底帳鈎上。

夜來香隔着我媽底屋子香過來。

媽呀我怎麼樣捨得你？

只是你把我錯愛了。

你怎麼樣不諒我底心？

你怎麼樣不想想你當年底自己？

你不曾也誤過麼？

你自己誤了還不足，還要誤你底女兒麼？

或者誰教你取償於你底女兒麼？

村裏底狗叫得好厲害，

雜着窗外綫綫的蟲聲。

我底行李收拾好了。

我底髻兒也挽過了。

月光也斜到粉壁上去了。

天大概要亮了。

屋裏都聳着模糊的黑影兒，

——怕啲！

屋梁上一炸，好像我嫂沒有睡着底嘆聲。

嫂呀！只有你知道我底心；

只有我底心知道你知道我。

只是你當初也太隨人擺布了。

從今後誰來慰我？

也誰來慰我？

願你珍重！

願我們都自慰啲！

鷄叫了。

老哇也離枝了。

我底心亂了。

窗上蒙着粉白的顏色，——天就亮了。

去麼？

回到牀上去睡麼？

鏡子裏隱着一個作難的我。

抽開門兒看看罷。

東方已掛上了幾片很淡的紅雲。

木槿花底香醉得我好嬾！

卻是他香得怎麼樣自由！

噲去罷

梅子樹上底小鳥也驚起來了。

芭蕉底涼露滴在我底頭上。

哦，這是我手栽的，

是伴我讀書底密友！

芭蕉呀！爲甚麼你總對着我悶悶地？

你惜別麼？

我們今天不別，就終久不別了麼？

我底淚不能軟了我底腳，

你不要傷心。

我望着你點點頭，你望着我笑笑。

你好好地長着喲，芭蕉！

你不要傷心，我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北京。

答五妹玉璋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好幾年沒挨你底臉了，

你怕長得這麼高了呢！

你底信真寫得好呵！

你還記得我帶你去抓花生跌到塔綠下麼？

我一邊讀你底信；

我底鼻尖上和眼角裏一邊止不住辣。

我很恨我不能教你的書，

那幾年我愛抱着你親嘴。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着你親嘴呢。

六年後我回來或者你已經嫁了——

你會不會害羞？

我說，這是沒有甚麼害羞的。

你好好地讀書，

好好地帶着晚晚讀書

這是……

春哥兒，我底么妹兒！

六年後我回來還要抱着你親嘴呢！

九月十日，上海。

一封沒寫完的信

四五個月沒有家裏底信了，

忽然接着她一封白紙的長信。

我本不忍讀他，

便安頓了一副熱淚去讀他。

字字的青椒，

字字的梅子，

——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她說：

『七月十三日從九江底來信收到了。』

她說：

『你底婆老了。

她又常常生病。

她成日家念着她底孫兒；

她成日家把臉洗着她底淚兒。

她好容易盼到你以回來，

如今你卻不回來！

她說，她會看不到你了！』

她說：

『你底媽頹白了。

她算着你今年要回來，

她天天總對我們說起你；

她說，你今天怕離了北京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漢口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重慶了；

她說，你今天怕要回家了。

她總把甚麼東西都給你留着！

如今卻盼到你底信回來了。』

她說：

『你底大姐衰了；

二姐還好；

弟弟已帶了小孩子了；

三妹底小孩子壞了；

四妹也嫁了一年多了；
五妹和六妹都長得這麼高了。
他們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來。
他們盼不到你回來，卻倒來勸我不要慳氣！

她說：

「你不要問我！

你也不要念我！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你幾年來問我，

我總不敢提起我底病；

我只怕你慳氣。

如今——

誰能小別十年呢？
我往回念你，
只想接着你底信；
這回接着你的信，
卻又不像往回念你了。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我就有些好夕我也心甘。
你給我寄底東西，
我也並不望你底東西。
我也不要你給我買藥。
我底病也不愛給你寫得。」

九月十七日。
——以上草兒亞東。

劉大白

自然底微笑

隱隱的曙光一線，在黑沉沉的長夜裏，突然地破曉。
霎時烘成一抹錦也似的朝霞，彷彿沈睡初醒的
孩兒，展開蘋葉也似的雙頰，對着我微笑。

黃昏的一片淺藍天，一半被魚鱗似的白雲籠罩。冉
冉地吐出一彎鉤也似的明月，彷彿含羞帶怯的
新婦，只露出一些兒眼角眉梢，對着我微笑。

鏡也似的平湖，映着胭脂也似的落照。忽然幾拂輕
風，皺起紗也似的波紋，彷彿曲終舞罷的女郎，把
面罩籠着半嬌半倦的臉兒，對着我微笑。

一九二七，一八，在杭州。

秋夜湖心獨出

劉大白

被秋光喚起，
孤舟獨出，

向湖心亭上憑欄坐。

到三更，無數游船散了，

剩天心一月，

湖心一我。

此時此際，

密密相思，

此意更無人窺破；

除是疏星幾點，

殘燈幾閃，

流螢幾顆。

驀地一聲簫，

挾露衝煙，

當頭飛墮，

打動心湖。

淚痕

七十三

趁相思微微地睡去的時候，
把她絞死了。
深深地埋在九幽之下；
但當春信重來的夜裏，
她又從紅豆枝頭復活了。

九十三

微雲，
誰向遙空抹這一筆呢？

九十四

人在花裏，
人在風裏，
風卻在人心裏。

一百二十四

當地毯不見月的時候，
也難免這樣孤寂吧，

——獨坐的我似的

整片的寂寥

整片的寂寥，
被點點滴滴的雨，
敲得粉碎了，
也成爲點點滴滴的。
不一會兒，
雨帶着寂寥到池裏去，
又成爲整片的了；
寂寥卻又整片地回來了。

一九二二，九，二八，在紹興。

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子細的挑開了紫色的信唇；

——環遊。

我知道這信唇裏面，
藏着她祕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裏，

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滿幅精緻的花紋，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子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着她祕密的一吻。

一九二三，五，二。

秋晚的江上

歸巢的鳥兒，

儘管是倦了，

還馱着斜陽回去。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一九二三，一〇，三〇，在紹興。

——以上郵吻，闕明。

王統照

微雨中的山游

當我們正下山來，

機械的樹聲已在靜中響了，

迷濛如飛絲的細雨也織在淡雲之下。

羊聲曼長地在山頭叫着

拾松子的婦人也疲倦的回來。

我們行着，只是慢慢地走在碎石斜坡上面。

看啊！

疏林中春末的翠影，

爲將落的日光微耀。

紛披的葉子，被雨絲洗濯着，更見清麗。

四圍的大氣，都似在雪中浴過。

向回望高塔的鐸鈴，似乎輕鬆的搖動，

但是聲太弱了，

我們卻再聽不見牠說的甚麼。

漫空中如畫成的奇麗的景色，

越顯得出自然的微妙。

斜飛彈翼的燕子斜飛地從雨中掠過。

他們也知道春去了嗎？

下望啊！

煙霧瀰漫的都城已經都埋在暗光布滿的雲幕裏。

羊羣已歸去了，

拾松子的婦人大約是已回了她的茅屋。

我們也來在山前的平坡裏，

聽了音樂般的雨中的流泉聲，

只戀戀地不忍走去！

小詩

多年的秋燈之前，
一夕的溫軟之語，
如今隨着飛塵散去；
不知那時的餘音，
又落在誰的心裏？

花影

花影瘦在架下，
人影瘦在牆裏，
是三月的末日了，
獨有個黃鶯在枝上鳴着。

——以上晚晴

冰心女士

詩的女神

她在窗外悄悄的立着呢！
簾兒吹動了——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剎那頃，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凝立着麼？

量我怎配迎接你？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十二、九、一九二一。

假如我是個作家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腦中的時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沒有一句話說；

流水般過去了，
不值得讚揚，
更不屑得評駁；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樂臨到時，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這光景曾在誰的文字裏描寫過；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時有學問的人
輕藐——譏笑；

然而在孩子，農夫，和愚拙的婦人，
他們聽過之後，

慢慢的低頭，
深深的思索

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無有聲息，
沒有人批評，

更沒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對着明月的

絲絲的雨

颯颯的風，

低聲念誦時，

能以再現幾幅不模糊的圖畫；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人間不露光芒，

沒個人聽聞，
沒個人念誦，

只我自己憂愁，快樂，
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寫，

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一，二八，一九三三。

紙船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八，二七，一九三三。

倦旅

燈已滅了，

殘花只管散着餘香。

欹枕處——

只一兩聲飛雨

打着窗戶。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新月未落，

朝霞已生，

濛濛裏——

一顆曙星

躲避天光似的

穿着亂雲飛走。

好辛苦的路途呵！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銀海般的雪地，

怒潮般的山風——

這樣的別離！

山外隆隆的車聲，

不知又送誰人遠去。

聽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鼓勵的僧，

寄與了倦慵的人！

事違初意皆如此！

一書在手，

湖光睡去，

星辰漸生

看到此時

一切的心都淡了！

一二，一九二四，青山沙嶺。

相思

躲開相思，

披上裘兒

走出燈明人靜的屋子。

小徑裏明月相窺，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縱橫的寫遍了相思，

十二，十二，一九二五。

繁星

一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太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語？

沉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二一

窗外的琴絃撥動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繞在餘音裏！

是無限的樹聲，

是無限的月明。

七五

父親呵！

出來坐在月明裏，

我要聽你說你的海。

一三一

大海呵，

那一顆星沒有光？

那一朵花沒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裏

沒有你波濤的清響？

春水

三三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八八

春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清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一四七

綠陰下

沉思的坐着——

遊絲般的詩情呵！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刀聲

又將你剪斷了。

一八二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緩地流到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三，五——六，一四，一九二。

——冰心詩集，北新。

汪靜之

伊底眼

伊底眼是溫暖的太陽；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我，
我受了凍的心就熱了呢？

伊底眼是解結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
我被鏹鏹的靈魂就自由了呢？

伊底眼是快樂的鑰匙；
不然，何以伊一瞅着我，
我就住在樂園裏了呢？

伊底眼變成憂愁的引火線了；
不然，何以伊一盯着我，

我就沉溺在愁海裏了呢？

別情

愛我的我底你呵，
溫柔到比柔還柔的你呵！
你底豐韻是怎樣地娟逸，
怎樣地——說不出呵。
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形容你了。

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贈我的詩麼？
知道我把你底詩咬了幾句吃到心裏了麼？
你從詩中送我的情愛，
更醉得我醺醺然了。

我昨夜夢着和你親嘴，

甜蜜不過的嘴呵！
醒來卻沒有你底嘴；
望你把你夢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來罷。

我昨夜夢中得着你一封信，
信中的字看不明白，
只隱隱約約有些『愛』字，
望你把夢中的信重寫清楚罷。

我睡覺時，看見帳頂上有個你；
我飲茶時，看見杯中有個你；
我看書時，看不見書中的字，只見個你；
我上課時，看不見教師在黑板上畫的算式，
只見個你；

你爲甚東躲西藏，
只給我看見不給我捉住呢？

你爹這幾天在家不在家？

我時時想來看你，
但我怕嘗這樣別離滋味；
我至於不敢和你相見了，
見了再用什麼法別離呢？
不，別離雖是苦痛，
但是甘美的苦痛呵！
我叫我底魂今夜來看看你，
請你預備迎接着罷。

海上吟

芷麗，你不要再啼哭了，
來和我奏一曲『罰我淪』
我們虹樣的希望已深沉
在那渺茫的海外天邊，
你怎能到海底去撈針？

芷麗，你不要再嗟嘆了，
來和我唱一曲歡歌；

一九二二，四。
——以上蕙的風，亞東。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深闊，
我們的悲哀和海一樣黑，
你怎能使他乾涸？

正麗，你不要再嗚咽了，

來和我選擇一個葬處；

那浪花是美麗的墳墓，
我們快跳進去吧，

葬了儲藏苦悶的倉庫！

二二七，於黑水洋船上。

聽淚

愁成了枕頭，悲哀成了被，

近來真是百無聊賴呵！

聽着淚珠寂寞地滴在枕頭上，
夜夜地聽，有些聽上癮了。

好像冷艷的淡素的白蓮，
纖弱的身子搖搖不定，

萎頹的瓣上落下淒清的露珠，
落在凋殘的荷葉上

好像秋氣茫茫的山谷裏，
樹木已失了青春的嫩綠，
枯黃的葉悄悄地飄零着：
寂沉沉地蕭蕭瑟瑟；

又像寒碧的天空裏，
星星靜靜地消滅了光輝，
不斷地一顆顆地隕落下來，
滴在渺渺的海水裏；

感謝淚聲如此慰我寂寥，
我很愛聽這清涼的調子了。
願悲切的淚聲做我的輓歌，
送入我永久安寧的墳墓。

無題曲

悲哀是無邊的天空，

快樂是滿天的星星。

吾愛！和你就是

那星林裏的月明。

深深的根就是悲哀。

碧綠的葉是快樂。

吾愛！生在那上面的

花兒就是你和我。

海中的水是快樂，

無涯的海是悲哀，

海裏游泳的魚兒就是

你和我兩人。吾愛！

悲哀是無數的蜂房，

快樂是香甜的蜂蜜。

吾愛！那忙着工作的

蜂兒就是我和你。

——以上寂寞的國，開明。
二三年，紅葉的秋天，杳。

潘 漠 華

游 子

破落的茅舍裏，
母親坐在柴堆上縫衣——
哥哥揮蕩揮蕩的手，
弟弟沿着桌圍兒跑，
父親看顧着的微笑，
都縷縷抽出快樂的絲來了，
穿在母親縫衣底針上。
浮浪無定的游子，
在門前草地上息息力，
徐徐起身抹着眼淚走過去，
父親乾枯的眼睛，
母親沒奈何的空安慰，
兄弟姊妹底對哭，
那人兒底濕漉漉的青衫袖：

一切，一切在迷漠的記憶裏
葬着的悲哀的影，
都在他深沉而冰冷的心坎裏，
滾成明瑩的圓球，
穿在那縫衣婦人底線上。

撒 却

涼風抹過水面，
划船的老人低着頭兒想了，
流着淚兒，
盡力掉着槳兒，
水花四濺起，
他撒却他底悲哀了！
坐在磐石上澆衣的少婦，
依稀看着溪岸柳絲底影，

杭州，一九三三，三，三。

伊停着工作哭了。

忽又快手地舉起木杵，盡力搗那情哥底布衫，水花四濺起。

伊也撒却伊底悲哀了！

頽唐的青年，

讓年輕的姑娘只管斟着酒，一杯一杯地盡情地飲了。

飲到面紅耳熱的醉時，就伏在那人兒底肩上，

嗚嗚咽咽大哭一場，

他也撒却他底悲哀了！

離家

杭州，一九二二，三，八。

我底衫袖破了，

我母親坐着替我補綴。

伊針針引着紗線，

卻將伊底悲苦也縫了進去。

我底頭髮太散亂了，

姊姊說這樣出外去不大好看，

也要惹人家庭討厭；

伊拿了頭梳來替我梳理，

後來却也將伊底悲苦梳了進去。

我們離家上了旅路，

走到夕陽傍山紅的時候，

哥哥說我走得太遲遲了，

將要走不盡預定的行程；

他伸手牽着我走。

但他底悲苦，

又從他微微顫跳的掌心傳給我了。

現在，就是碧草紅雲的現在呵！

離家已有六百多里路。

母親底悲苦，從衣縫裏出來；

姊姊底悲苦，從頭髮裏出來；

哥哥底悲苦，從手掌心裏出來；

他們結成一個縝密的悲苦的網，

將我整個網着在那兒了！

杭州，一九二二，三，一。

——以上胡吟。

若迦夜歌

三月六晨

妹妹呀，當我像野鹿一般，
奔向那森林裏來會你，
無論是會着或會不着，
我歸來即狂寫我底詩。

會着了你的歸來，
我就把你底油髮，把你底香唇，
渲染在我底詩裏，
會不着你的歸來，
我就把我底淚，我底憂慮，
綴繫在詩裏，跳躍在詩裏。

妹妹，我們底愛，
是有缺陷的完全，
所以我想，將這些詩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不燒去，

也是留些痕迹。

三月八晚途中

上午濃霧漫天，
我夢想故鄉在霧中，
夢想我母親在霧中，
夢想我情人在霧中。

下午細雨微微，
我夢想我故鄉在雨裏；
雨的故鄉裏，是住着
我母親和我情人。

明天呵，我願光明的天宇下，
故鄉的鄉南，喬仰着一樣
蒼老的高松——那是我母親；
在那高松底蔭陰下，開放着
我那羞怯的花蕾——那是我底妹妹。

三月二十七朝

我靜思冥想，

我生前，你心是我底坟墓，
我死後，你心也是我底坟墓，
你髮呀，就是我底暮艸。

說不盡的思戀，

走不盡思路底蜿蜒；

妹妹呀，遠離戀人的旅客，

是如何如何的日長夜長呀！

把我手指當做一把鋤，

盡力鋤我頭頂的荒地，

那是思念得莫奈何了，

狂亂梳掠我紛披的頭髮。

夜來了，我就狂跑，

茶店裏去吃茶，酒店裏去吃酒，

但不幸，在一般無聊的伴侶底中間，

又望見你底明眼來了！

靜靜的坐在牆角的籐椅上，

放眼在園底黑暗的四圍：

這是如何的一幅美麗的圖畫啊，

一對兒女，假抱在夜色裏！

獨自的出去，又獨自的歸來。

數盡路上的石塊，也拔盡

坐旁的迷迷的春草，

這是如何的倦人呀，妹妹！

馮雪峯

落花

片片的落花，儘隨着流水流去。

流水呀！

你好好地流罷。

你流到我家底門前時，

請給幾片我底媽，

戴在伊底頭上，

於是伊底白頭髮可以遮了一些了。

請給幾片我底姊，

貼在伊底兩耳旁，

也許伊照鏡時可以開個青春的笑呵。

還請你給幾片那人兒，

那人兒你認識麼？

伊底臉上是時常有淚的。

杭州，一九二二，三，一。

清明日

清明日，

我沉沉地到街上去跑；

插在門上的柳枝下，

彷彿地看見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杭州，一九二二年，清明日。

春的歌

二

東邊太陽西邊雨。

鷓鴣喚得更急了；

遙望你底家在朝霧的山下，

攀了楊柳，捏了一把柳淚。

湖畔。

應修人

悔煞

悔煞許他出去；
悔不跟他出去。
等這許多時還不來；
問過許多處都不在。

西湖，一九二二，四，三。

溫靜的綠情

也是染着溫靜的綠情的，
那綠樹濃蔭裏流出來的鳥歌聲。

鳥兒樹裏曼吟；
鴨兒水塘邊徘徊；
狗兒在門口摸眼睛；
小貓兒窗門口打瞌睡。

應修人

人呢——

還是去鋤早田了，
還是在炊早飯呢？

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
原來是來偷露水吃的
紅紅的小蜻蜓！

野睡

岸草半黃而蘆花肯舞；
西風冷冷了秋陽是暖的。
悠閑的綠水引我來，
恬爽的草路留我睡。
你看俯下碧天了，
溫溫地伊將要抱我了！

四五

淡淡兒的雲輕輕飛……

我是雲底尾，

我也輕輕飛去……

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裏的水。

無愁地鎮日流，

率真地常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歸路了。

妹妹你是水——

你是溫泉內的水。

我底心兒他儘是愛游泳，

我想撈回來，

燙得我手心痛。

妹妹你是水——

你是荷塘裏的水。

借荷葉做船兒，

借荷梗做篙兒，

妹妹我要到荷花深處來！

梁宗岱

散後

幽夢裏我和伊並肩默默的佇立，
在月明如洗的園中，
聽薔薇滴着香露，
清月顫着銀波。

一九二二，三。

晚禱

——呈敏慧

二
我獨自地站在籬邊。
主啊，在這暮靄底茫昧中，

溫軟的影兒恬靜地來去，
牧羊兒正開始他野薔薇底幽夢。
我獨自地站在這裏，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熱的從前，
癡妄地探擷世界底花朵。
我只含淚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紅
給春暮闌珊的東風
不經意地吹到我底面前：
虔誠地輕謐地，
在黃昏星懺悔底溫光中
完成我感恩底晚禱。

一九二四，六一。
——以上晚禱。

周作人

小河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她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卻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痠癢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慈姑的盒

綠盆裏種下幾顆慈姑，

長出青青的小葉。

秋寒來了，葉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裏，蕩漾着兩三根，

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

時常有可愛的黃雀，

在落日裏飛來，
蘸水悄悄地洗凈。

十月，二十一日。

夢想者的悲哀

（讀倍貝爾的婦人論而作）

『我的夢太多了。』

外面敲門的聲音，

恰將我從夢中叫醒了。

你這冷酷的聲音，

叫我去黑夜裏遊行麼？

阿，曙光在那裏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裏發了狂呢！

穿入室內的寒風，

不要吹動我的火罷。

燈火吹熄了，

心裏的微焰卻終是不滅，

只怕在風裏發火，

要將我的心燒盡了。

阿，我心裏的微焰，

我怎能長保你的安靜呢？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日，病後。

沈尹默

三絃

中午時候火一樣的太陽，沒法去遮闌，讓他直晒着長街上。靜悄悄少人行路，祇有悠悠風來，吹動路旁楊樹。

誰家破大門裏，半院子綠茸茸草，都浮着閃閃的金光。旁邊有一段低低土牆，擋住了個彈三絃的人，卻不能隔斷那三絃鼓盪的聲浪。

門外坐着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雙手抱着頭，他不聲不響。

——新青年。

沈玄廬

十五娘

菜子黃，一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得鋤頭技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塊塊翻過來曬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簷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閑得兩隻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蠶，

除了幾擔桑，

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

有的是田地，和山蕩。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腳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相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

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五

此刻都不會哭，

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

一張破蓆捲了半牀舊被胎，

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

他擡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

像是全世界底固結性形成佢倆底狀況。

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

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卻一字不識，

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版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七

『信該到了？』

繭該摘了？

桑葉債該還了？

伊該不哭了？

四周圍異地風光，

包圍着他一個人底凝想。

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八

月光照着紡車響，

門前河水微風漾，

一縷情絲依着棉紗不斷的紡。

鄰家嫂嫂太多情，

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作又何妨？』

伊便停住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一直牽

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鳥，接着紡。

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

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九

本來兩想合一想，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鐵蒺藜上。

之了他也——不是，

癩疫染了他也——不是，

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

把勇猛的五十榨成了肉醬，

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凝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但只是粉碎了他底身軀，倒完成了他和伊相合的

一個愛底想。

十

纔了鴛桑，

賣掉繭來紡紗織布做衣裳。

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的，

堆滿一牀，壓滿一箱。

伊單估着堆頭也覺得心花放。

『五十啊！』

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

爲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聽見郵差問「十五娘」？

十一

明月照着凍河水

尖風刺着小屋霜。

滿抱着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

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

破瓦棧裏透進一路月光，

照着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着一片膏腴墾殖

場。

——覺悟。

何植三

夏日農村雜句

二

青青的田禾裏，
遮着綠蘋，

浮出咻咻的小鴨。

六

放着送飯去的籃，
徘徊竹籬間，
捉蜻蜓的兒童呵。

農村的戀歌

一

風車的兜裏，
有碗桂圓的湯，
請喝喝罷！

早稻要割了，
挑起擔來，
可不是要酸了腰骨。

二

妹是鮮花，
伊是柴生，

教我怎的不愛你？

原註：生俗字，讀如滋。樹木老根，俗稱柴生。

七

咳嗽一聲吧！
從後牆來，
他要到坂裏去睡的，
婆婆是雙的，
放心的來吧。

采野菜的女孩

伊采好了滿籃的野菜，
又摘了一把草紫的花兒，
細細的做成花球
簪在亂鬆鬆的髮上：

伊擡了籃兒，
匆匆的回到家中，
放下了籃兒，
去望鏡中簪草紫花的伊。

劉延陵

海客底故事

『實在沒有散文，祇有字母，此外就是詩，緊結得或多或少些，鬆散得或深或淺些』——馬拉梅。

一

我將到海裏去之前我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從今後馬鞍山頭底月亮，每天夜裏，要看見我的魂夢底黑魃魃的影子從山底東邊越過山頂來飄到西邊，又從西邊渡到東邊了。到東邊來看看家裏龍鍾的娘，到西邊去，看看紅橋旁邊的你。如果你歸到我家，我的魂夢兒就夜夜伏在家裏了。姊姊你嫁了我罷。』她微微一笑，搖頭而不答。

二

那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從海裏回來。跑進柴門，淡淡的朝陽照在草堂底階上，龍鍾的老母正穹窿着扶着杖，坐在廊下晒背。屋裏的桌上供着一瓶

臘梅；牆上的屏條隨着風兒擺動。娘回過面來，力求睜開那睜不開的朦朧的眼，像是要問『客人是那一個』了。忽然牆角間沙沙一響，隨着一聲喜悅的『哦！原來景哥回來了！』回頭看時，藍布衣裙的她正扶着一根長的竹箒，笑嘻嘻向着我，立在一堆落葉之旁。

三

明年正月，我將重到海裏去的一天早晨，我在園裏澆花，她和往日這時一樣，從她家裏，提着一籃青菜，跑進我家後門，——菜上放着的今天是兩條鯽魚。

我對她說道，『姊姊，你嫁了我罷。你看這滿牆的月季，一角的茶靡，靈璧村中的花呀，這裏是一個小小的花國，你來做花王罷。姊姊，你嫁了我罷。』她微微地無聲一笑，說道：『戀戀舊居的鳥兒未忍遷往別枝呢。』

四

冬天回來，我先跑到山底西邊，紅橋旁邊，門臨流水的她家。一個十四五歲的兒童正在庭前遊戲。

「姊姊呢？」

「在你家還沒回來。她每天都要下午才回來的。」

忽聞窗裏發出一聲粗而弱的嘎嘎的呻吟。

「誰呀？」

「這是姨姨，江南的姨姨。（姨姨即姨母）自

從母親死後，我們未到這裏之前，我同姊姊都是在那裏依靠姨姨過活的。這幾年，她孤零零一個人在江南病了。屢次寄信來，說要到這邊來，於是我們都歡喜地望着了。姊姊常說，姨姨是一棵綠葉扶疏的梧桐，我倆是巢於其中的小鳥，梧桐有一日活着，我倆都未忍遷往別枝呢。但是我們年年望着，年年都不見她來。有時姊姊和我到江邊去，看從江南一搖一擺游來的帆船，也都不見姨姨底影子。今年四月，姊姊等待不過，終歸到江南去，親自把她接回來了。」

五

第三年冬天回來，在從鎮上到我家的路上，看見她在前面跑，白的鞋子，髻上白的繩子。

「莫不是她的姨姨死了麼？」

途中我又對她說，「姊姊，你嫁了我罷。在我前我講給你聽的故事裏，婉兒必須等到鐵郎從海裏回來之後才肯依他。如今鐵郎回來了，不再到海裏去了。姊姊，你嫁了我罷。」

她又是無聲一笑。雖然依舊無聲，可是這回那展拓的忽然紅暈的笑容明明是她心中澎湃的血潮震開的呢。

六

跑到家裏，老母還是駝背坐着：屏條微微的波動，似乎記得前年的擺動；臘梅還立在桌上四顧，雖然不是去年的了。

在我住的一間房裏，本當是空空的，如今乃有白的帳子，紫的粉紅布的被子，金黃漆的衣箱，亮瑩瑩的明鏡，放着針線，剪尺，未裝底的鞋幫的小桌。牆上還有一架大的半身的像片，是……是着的水手

衣裳的我！

正惆恍間，門開的一聲，闔了，藍布衣裙的她拿着一杯茶，一半低着頭兒，輕悄悄地走進來了。

——詩。

水手

月在上，
船在海，
他兩隻手捧住面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卻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

——
雲朝。

原书空白页

第二輯

陸志章

航海歸來

老弟呀，向前不到一箭路，
這幾天惡浪頭山樣高，
也算經過了一番辛苦。

前面是我們家山的影子，
月輪正掛在桃樹背後，
一斑斑射到港口的亭子。
記得那一年春風來得早，
催醒了一潤羞澀的桃花。
媽就說天公這樣好那樣好。
又是那一天茅亭頂上，
低着眼望海上來的燕子；
什麼事都不會掛在心上。

陸志章

老天忽然隨着桃花醒了！
那邊有隱隱的兩片白帆。
那一刻這航海的生涯定了。
這幾年看盡江山飄盡海，
早知道益近家鄉心益苦，
那我又何苦來！我又何苦來！

又見一種青的野花

我把你們當做相思子，
在你們中間劃一個圓壽字，
願我心愛的人
永永遠遠青春。
我把你們當做莫忘我，

九年，一月。

對你們唱一百個定情歌，

願我心愛的人

聽見一聲兩聲。

我又把你們當做著草，

活不了的時候向你們拜禱。

我情願丟了靈魂

我一個心愛的人。

小溪

不見星光的晚上

你從石竹的根裏呼嘯而來。

黎明，

有零落的野薔薇

十年，三月，三十日。

旋轉又旋轉，一擁一瀉而去。

每年寒食

回來招你的魂。

我的朋友呵，

落花再流過幾回，

我的眼珠兒暗了。

還是要回來

聽你親切的聲音

直到我聾聵無知之日，

石竹的呼嘯，薔薇的流瀉，

又是我享用不盡的心像了。

一九二二，聖誕。

——渡河，亞東。

劉夢葦

萬牲園底春

碧綠的秋水如青蛇條條，
蜿蜒地溜過了大橋小橋；
被多情的春風狂吻之後，
微波有如美女們底嬌笑。
美麗的小鳥鼓舞着歡樂；
在陽光流金裏對春頌歌；
說牠們底音波此情人底
戀曲更動聽，你可相信我？

悠長的流水畔綠草茸茸，
柳絲低垂宛同柔情的夢；
花蝶般隨花飄送的香雨，
是春底心事，是點點落紅。
落紅和少女底珠淚滴滴，
一般地使我珍視而憐恤！
我欲收拾起牠們底殘骸，
帶回去警告美麗的瑪麗。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

田 漢

春月的下面(題畫)

巖頭亂垂着落葉，
映着多情的好月，
巖下正臨着蒼波，
波上也帶些兒月色。

巖上如茵的碧草，
坐一個翩翩的年少，
着一件淡紅色的襯衣，
罩一身天鵝絨的夾襖。

花是這麼熱烈，
他是這麼純潔，
了不覺春寒，
露出胸兒如雪。

獨自淒涼的月下，
手撫流青的柔髮。
像歌德的訪南歐？
像擺倫的哀希臘？

莫提歌德的意國記，
莫歌擺倫的希臘歌，
願將渺渺的情懷，
託之脈脈的微波。

波面春風片片，
吹動愛神的琴線，
鬢鬚一聲聲，
「相見爭如不見。」

黃昏

原之頭

屋之角

林之間

塵非塵

霧非霧

煙非煙

晚風兒

吹野樹

低聲泣

四野裏

草蟲兒

唧唧唧

戀人啊

試爲我

唱新詞

田

漢

——小聲兒

如空際

的游絲——

『私語啊

銀灰的

星光底

安眠啊

溜圓的

露珠裏』

七夕

十年七月七日夜，月明風清，和漱瑜妹坐戶塚練兵場小山上

娓娓談故鄉事，歸時清露滿衣矣。

星河悄悄流

月色涼如許！

草兒扶白露同眠

蘆葉捉清風私語

茫茫的練兵場上

輕輕籠着銀紗，

正搏搏地萬家村鼓

忽鳴——鳴地——列征車！

念母弟之無依：

願有翅而能飛。

話兒時的瑣事

忘白露之霑衣。

雖同作異鄉的旅人

也難得這樣佳的七夕；

誰把故國的郵歌

吹入那冷冷的玉笛？

東都春雨曲

東都迎暖玉之春

美人酌夜光之杯

習習地風吹朱戶

蕭蕭地雨滴銀街

像這般濃豔之都

你獨那般清澹

輕飄長袖之衫

斜打紫油之傘

懶懶地鎖着眉尖

盈盈地含着眼淚

在這雨絲風片中間

越顯得亂愁如醉

偶然停住了圓膚

默默地低垂粉頸

好像在街水中間

自顧娉婷的孤影

人影伶仃漸遠

雨聲淅瀝難聽

寂寞兩行銀杏

朦朧幾盞街燈

——以上江戶之春及少年中國。

馮 至

我是一條小河

我是一條小河，
我無心由你的身邊繞過——
你無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兒
投入了我輕輕的柔波。

我流過一座森林——
柔波便蕩蕩地
把那些碧翠的葉影兒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流過一座花叢——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悽豔的花影兒
編織成你的花冠。

馮 至

無奈呀，我終於流入了，
流入那無情的大海——
海上的風又厲，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擊碎了裙裳！

我也隨了海潮漂漾，
漂漾到無邊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兒
竟也同幻散了的彩霞一樣！

如果你

三春將盡，K從海濱寄我櫻花殘瓣，作此答之。
如果你在黃昏的深巷，
看見了一個人兒如影，
當他走入暮色時，

請你多多地把些花兒
向他拋去！

『他』是我舊日的夢痕，
又是我燈下的深愁淺悶，
當你把花兒向他拋散時，
便代替了我日夜乞求的
淚落如雨——

蛇

我的寂寞是一條長蛇，
冰冷地沒有言語——
姑娘，你萬一夢到牠時，
千萬啊，莫要悚懼！

牠是我忠誠的侶伴，
心裏害着熱烈的鄉思，
牠在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頭上的，濃鬱的烏絲，

牠月光一般輕輕地，
從你那兒潛潛走過；
爲我把你的夢境衝了來，
像一隻緋紅的花朵！

吹簫人

我唱這段故事，
請大家切莫悲傷，
因爲他倆又跑入了深山，
也算是快樂的收場！

一

在中古，西方的高山，
高山內，洞宇森森；
一個壯美的青年，
他在洞中居隱。

不知是何年何月

他獨自登上山腰；
身穿着閑雅的長衫，
還帶着一支洞簫。

他望那深深的深谷，
也不知望了多少天，
更辨不清春夏秋冬，
四季的果子常新鮮。

他順手拿起洞簫，
無心地慢慢吹起——
爲什麼今夜的調兒，
含着另樣的情緒？

一樣的松間，
一樣的小溪細語，
爲什麼他微合的眼中，
漸漸含滿了哭泣？

誰將他的心扉輕叩，
可有人同他合奏？
——簫聲的雜複，
絕不像平素的那樣質朴。

二

第二天的早晨，
他好像着了瘋狂，
他吹着簫，挾着長衫，
望喧雜的人間奔向。

簫離不開他的唇邊，
眼前飄蕩着昨夜的幻像——
銀灰的雲裏烘托着
一個吹簫的女郎。

烏髮與雲層深處，
不能仔細區分：
淺色的衣裙，

又髣髴微薄的浮雲。

四圍儘在睡眠，

他忘卻山外的人間，

有時也登上最高峯，

只望見雲幕的重重！

三十天才有一次——

若是那新月彎彎；

若是那松間翕萃，

把芬芳的冷調輕彈；

若是那夜深靜悄，

小溪的細語低低；

若是那樹枝風寂，

鳥兒的夢境迷離；

他的心境平和，

他的情懷恬淡，

他吹他的洞簫，
不帶着一些哀怨。

一夜他已有十分睡意，

濃雲卻將洞口封閉，——

他心中忐忑不安，

這境界他不曾經驗！

如水的月光，

盡被濃雲遮住，

他輾轉枕席，

總是不能入睡。

她分明是雲中的仙女，

卻又充溢了人間的情緒；——

他緊握着他的洞簫，

他說，要到人間將他尋找！

眼看着過了一年，

簫吻着他的唇兒，嗚咽，
早遺掉山裏的清幽，
同松間的風韻。

他穿過無數的市廛，
他走過無數的村鎮，
他看見不少的吹簫女郎，
於他只是有滴衣的灰塵。

古廟中，松柏下，
一座印月的池塘——
他暫時忘去了他的尋求，
又覺到一年前的清爽。

心境恢復平淡，
簫聲也隨着和緩——
可是樓上誰家女，
正在濛濛欲睡？

在這裏，停留了三天，
該計算，明日何處去；
呀，煙氣氤氳中，
一縷縷是什麼聲息？

樓上紅窗的影兒，
是一個窈窕的女郎；
她對誰抒寫幽思，
訴說她的哀腸？

他如夢如醉地
一似當年的幻像——
他哪能自主，
洞簫不往唇邊輕放？

月光把他倆的簫聲
溶在無邊的淚海之中；
深閨與深山的情意，
亂紛紛織在一起！

三

流浪無歸的青年，
哪能娶侯門嬌女？
任憑媽媽怎樣慈愛，
嚴厲的爹爹也難應許，

他倆日夜焦思，

爲他倆的願望努力——
夜夜吹簫的時節，
魂靈兒早合在一起！

今夜呀，爲何聽不見，
樓上的簫聲？
他望那座樓窗，
也不見孤悄的人影。

父母才有些活意，
無奈她又病不能起；

藥餌俱都無效，
更沒有氣力吹簫！

夢裏洞簫向他說，
『我能醫入了膏肓的重病；
因爲在我的脖子裏，
儘藏着你的精靈。』

他醒來沒有遲疑，
把洞簫劈作兩半——
煮成了一碗藥湯，
送到那病人兒的牀畔。

父母感戴他的厚意，
允許了他們的願望。
明月依舊團圓，
照着並肩的人兒一雙！

啊，月下的人兒一雙！

簫呀，已有一枝消亡
人雖是正在欣歡，
她的洞簫，獨自孤單！

他吹她的洞簫，
不能如意；

他思念起他自己的，
無可奈何的傷泣！

『假如我的洞簫還在，
天堂的門，一定大開，
無數仙家女，爲我們，
擲花舞蹈齊來！』

他深切的傷悲，
怎能夠向她說明；
後來終於積成了，
不能醫治的重病。

她終不能不把她的簫
也當作惟一的聖藥：
完成了她的愛情！
完成了他的生命！

Epilog

剩給他們的是空虛，
還有那空虛的惆悵——
縷縷的簫的餘音，
引他們向着深山逃往！

——一九二三，五，四。

帷幔

(鄉間的故事)

誰曾經，望着那葱蘢的山腰，
葱蘢裏掩映着，一帶紅牆，
不曾享受過，幽閑的聖味——
氤氳地，漾起來一絲遐想？

在那裏起居的，或男或女，

都說是脫去了，許多索累；
在他們深潭古井般的心中，
卻像含蓄着，中古羅曼的風味。

是西方的，太行的餘脈，
有兩座無名的高山，遙遙時立；
一個是僧院，一個是尼庵，
兩座山腰裏，抱着這兩個廟宇。

在二百年前，尼庵裏一個少尼，
綉下了一張珍奇的帷幔，
每當鄉人進香的春節，
卻在對面的僧院裏邊展覽。

這又錯綜，又神祕的原由，
出自鄉人們單純的話裏——
說那少尼在十七歲的時節，
就跪在菩薩龕前，將烏絲剃去。

她的父母，是朱門舊戶，
她並不是爲了飢寒；
她雖然多病，但是也不會
在佛前，許下了什麼夙願。

她只是在一個，梅蕊初放的月夜裏，
暗暗地離掉了她的家園，
除了她隱隱深潛的，痛苦，聰明，
便是鶯鳥兒，替人間訴說憂怨。

她不知走入了，多少迷途，
走得月兒圓圓地，落在西方；
雲雀的聲中，把她引到這座庵前，
庵前一潭泓水，微微蕩漾。

終不像在人間，能享清福——
在水認識了，她的娟麗，
她毅然地走入尼庵中
情願把青春的花葉，化作枯枝。

老尼含着笑意向她說，

『你既然發願，我也不能阻你，從此把一切的妄念，都要除掉，這不能比作尋常的兒戲！』

『雖說你覺得，苦海無邊，底是誰，將你這年輕的兒提醒？就使你在我的面前不肯說，在佛前懺悔時，也要說明！』

『我的師，並沒有人將我提醒；我只是無意中，聽見了一句——說將來同我共運命的那個人，是一個又醜陋，又愚蠢的男子。』

『無奈婚約，早被父母寫成，婚筵也正由親友籌畫；他們嬉嬉笑笑，忘了我的時候，』

我只好背了他們，來到這座山下。

『我的師，這都是真實的話，我相信你，同信菩薩一樣；我情願消滅了一切熱念，冰一般地凝凍了，我的心腸！』

淚珠兒隨着清脆的語聲，一滴一滴，一字字，溼遍了衣襟。老尼說，『你削去煩惱絲，淚珠兒也要隨着煩惱消盡！』

惱人的春風，才吹綠了山腰，淒涼的秋雨，又淋病了簷前的弱柳；人世間不知又起了多少紛紜，尼庵總是靜靜地沒有新鮮，沒有陳舊。

只有那暮鼓晨鐘，經聲佛號，不知是將人喚醒，還是引人入夢？

她的心兒隨着形骸消瘦，
可是沒有淚的眼前，更覺朦朧。

過了一天，恰便似過了一年，
眼看就是一年了，回頭又好像一天；
水面上早已結了寒冰，
荒涼與寂寞，也來自遠遠的山巔。

正午的陽光，初春般的溫暖，
熙熙的白鴿兒，在空中飛翔；
翩翩地，來了青年的兄妹，
說是奉了母命，來拜佛進香。

她看着那俊秀青年的眉端，
縵着難言的深情一縷——
活潑的妹子悄悄地，在她身邊說，
句句聲聲，都成了她的千針萬棘！

「美麗的少姑啊，我告訴你！

聰明的你，你說他冤不冤？
爲了遺棄了他的，一個未婚妻，
我的哥哥便許下了，不婚的願！」

她昏昏地，獨坐在門前，
落日也沉沉地，北風淒冷，
她睜睜地，目送着一雙兄妹下了山，
一直地看得，沒有一些兒蹤影！

寒鴉呀呀地，棲在枯枝，
渺渺茫茫地，只剩下黃昏；
熱淚溶解了，潭裏的寒冰，
暮鐘頻頻敲擊，她彷彿無聞。

老尼的心腸，雖是冷若冰霜，
也不由得憐她的年紀輕輕——
這樣兒年紀輕輕地，
便有這樣的，乖奇的運命。

憐她本也是貴族的閨女，
教她靜靜地修養，在庵後的小樓。

她慳慳地，不知病了幾多時，
嫩綠的林，又聽見了鷓鴣。

山巔的積雪，被暖風融化，

金甲的蟲兒，在春光裏飛翔；

她的頭兒總是低低地，

漫說升天成佛，早都無望。

只望一天天地憔悴了，

將來獨葬在三尺的孤墳——

啊，只要是世上所有的，

她都沒有了，一些兒福分！

爐煙縷縷地，催人睡眠，

春息薰薰地，吹入了窗閣；

一個牧童，吹着嘹亮的笛聲，

趕着羊兒，由她的樓下走過。

笛聲越遠，越覺得幽揚，

兩朵紅雲輕抹在她蒼白的面龐——

她取出一張緋紅的綉幔，

仔細地看了許久，又放在身旁。

第二日的陽光笛聲裏，

更參雜着陶陶欲碎的歌唱——

她的心兒裏，湧出來一朵白蓮，

她就把它，繡在帷幔的中央。

此後日日的笛聲中，

總甜甜地，有一種新鮮的曲調——

她也就把彩色的線，按着心意，

水裏繡了比目魚，天上是相思鳥；

她時時刻刻地，沒有停息，

把帷幔繡成了，極樂的世界——

樹葉相遮，溪聲相應。

只空剩下了，左方的一角。

本還想把她的悲哀，

也繡在那空角的上面——

無奈白露又變成嚴霜，

深夜裏又來了，嗷嗷的孤雁！

梧桐的葉兒，依依地落，

楓樹的葉兒，悽悽地紅，

風翕翕，雨疎疎，她開了窗兒，

等候着，等着吹笛的牧童。

『這是我半年來，繡成的帷幔

多謝你的笛聲，給我許多靈感！

我是個十八歲的少尼，

我的身世，只有淚珠沈瀾！

『可是我們永久隔閡着；

在兩個世界裏——』

她把這包帷幔擲下去，
忽忽地，又將窗兒關閉。

次日的天空，布蓋了彤雲，

宇宙都病了三分，更七分愁苦：

一個牧童，剃度在對方的僧院，

尼庵內焚化了，這年少的尼姑。

現在已經二百多年了，

帷幔還珍重地，被藏在僧院裏——

只是那左方的一角呀，

至今沒有一個人兒，能夠補起！

——一九二四，初秋。（昨日之歌）

遲遲

落日呀，再也沒有片刻的淹留，

夜已經趕到了，在我們身後。

萬事忽忽地，你能不能答我一句？

我問你——

你卻總是遲遲地，不肯開口。

淚從我的眼內，苦苦地流；
夜已經趕過了，趕過我的眉頭。

牠把我的面前都給淹沒了：
我問你——
你卻總是遲遲地，不肯開口。

郭沫若

——眷念祖國的情緒——

爐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爲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該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該不嫌我黑奴鹵莽？
要我這黑奴的胸中，
纔有火一樣的心腸。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棟樑，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纔得重見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從重見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鄉，
我爲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地球，我的母親

地球！我的母親！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懷中的兒來搖醒，

一九二〇年，二月間作。

我現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親！

你背負着我在這樂園中逍遙，

你還在那海洋裏面

奏出些音樂來，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過去，現在，未來，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樣纔能夠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不願常在家中居住，

我要常在這開曠的空氣裏面，

對於你，表示我的孝心。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裏的農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襪母，
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的是你的寵子，那炭坑裏的工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 Prometheus

你是時常地懷抱着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除了這農工而外，

一切的人都是你不肖的兒孫，

我也是你不肖的兒孫。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兒孫，

他們自由地，自主地，隨分地，健康地，

享受着他們的賦生。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那一切的動物，尤其是蚯蚓！
我只有羨慕那空中的飛鳥：
他們離了你要在空中飛行。

地球！我的母親！

我不願在空中飛行，
我也不願坐車，乘馬，着襪，穿鞋，
我只願赤裸着我的雙腳，永遠和你相親。

地球！我的母親！

你是我實有性的證人，
我不相信你只是個夢幻泡影，
我不相信我只是個妄執無明。

地球！我的母親！

我們都是空桑中生出的伊尹，
我不相信那縹緲的天上，
還有位甚麼父親。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宇宙中一切現象都是你的化身，
雷霆是你呼吸的聲威，
雪雨是你血液的飛騰。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縹緲的地球，是你化妝的明鏡，
那晝間的太陽，夜間的太陰，
只不過是那明鏡中的你自己的虛影。

地球！我的母親！

我想那天空中一切的星球
只不過是我們生物的眼球的虛影；
我只相信你是實有性的證明。

地球！我的母親！

已往的我，只是個知識未開的嬰孩，
我只知道貪受你的深恩，
我不知道你的深恩，不知道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知道你的深恩，

我飲一杯水，

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

地球！我的母親！

我聽着一切的聲音言笑，

我知道那是你的歌，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眼前一切的浮游生動，

我知道那是你的舞，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感覺着一切的芬芳采色，

我知道那是你給我的贈品，

特爲安慰我的靈魂。

地球！我的母親！

我的靈魂便是你的靈魂，

我要強健我的靈魂，

來報答你的深恩。

地球！我的母親！

從今後我要報答你的深恩，

我知道你愛我你還要勞我，

我要學着你勞動，永久不停！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末作。

光海

無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個光海了。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

到處都是詩，

到處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苗，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樣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們手招。

銀笛一樣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們擁抱。

我們來了，

你快擁抱！

我們要在你懷兒的當中，

洗個光之澡。

一羣小學的兒童，

正在沙中跳躍：

你撒一把沙，

我還一聲笑；

你又把我推翻，

我反把你搯倒。

我回到十五年前的舊我了。

十五年前的舊我呀，

也還是這麼年少，

我住在青衣江上的嘉州，

我住在至樂山下的高小。

至樂山下的母校呀！

你懷兒中的沙場，我的搖籃，

可還是這麼光耀？

唉！我有個心愛的同窗，

聽說今年死了！

我契己的心友呀！

你蒲柳一樣的風姿，

還在我眼底留連，

你解放了的靈魂，

可也在我身旁歡笑？
你靈肉解體的時分，
念到你海外的知交，
你流了眼淚多少……
哦，那個玲瓏的石造的燈台，
正在海上光照，
阿和要我登，
我們登上了。
哦，山在那兒燃燒，
銀在波中舞蹈，
一隻隻的帆船，
好像是在鏡中跑，
哦，白雲也在鏡中跑。
這不是個呀？生命的寫照！

阿和，那兒是青天？
他指着頭上的蒼昊。
阿和那兒是大地？
他指着海中的洲島。

郭沫若

阿和，那兒是爹爹？
他指着空中的一隻飛鳥。
哦哈，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便是那隻飛鳥！
我要同白雲比飛，
我要同明帆賽跑。
你看我們那個飛得高？
你看我們那個跑得好？

☆ 太陽禮讚

青沈沈的大海，波濤湧着，潮向東方。
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新生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島都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剷平！
出現了！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從我兩眸中有無限道的金絲向着太陽放！

八五

太陽喲！我背立在大海邊頭緊覷着你。
太陽喲！你不把我照得個通明，我不回去！

太陽喲！你請永遠照在我的面前，不使退轉！
太陽喲！我眼光背開了你時，四面都是黑暗！

太陽喲！你請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鮮紅的血流！
太陽喲！你請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些金色的浮漚！

太陽喲！我心海中的雲島也已笑得來火一樣地鮮
明了！

太陽喲！你請永遠傾聽着，傾聽着，我心海中的怒濤！

(女神)

洪水時代

一

我望着那月下的海波，
想到了上古時代的洪水，
想到了一個浪漫的奇觀，

使我的中心如醉。

那時節茫茫的大地之上
匯成了一片汪洋；
只剩下幾朵荒山
好像是海洲一樣。

那時節，魚在山腰遊戲，
樹在水中飄搖，
子遺的人類
全都逃避在山椒。

二

我看見，塗山之上
徘徊着兩個女郎：
一個抱着初生的嬰兒，
一個扶着抱兒的來往。

她們頭上的散髮，
她們身上的白衣，

侗在月下迷離，
同在風中飄舉。

抱兒的，對着皎皎的月輪，

歌唱出清越的高音；

月兒在分外揚輝，

四山都生起了回應。

三

等待行人兮不歸，

滔滔洪水兮幾時消退？

不見淨土兮已滿十年，

不見行人兮已滿周歲。

兒生在抱兮兒愛號咷，

不見行人兮我心寂寥，

夜不能寐兮在此徘徊，

行人何處兮今宵——

唉，消去罷，洪水呀！

歸來罷，我的愛人呀！

你若不肯早歸來，

我願成爲那水底的魚蝦，

四

遠遠有三人的英雄

乘在隻獨木舟上，

他們是椎髻裸身，

在和激漲着潮流接仗。

伯益在舟前撐篙，

后稷在舟後搖舳，

夏禹手執斧斤，

立在舟之中腰。

他有時在斫伐林樹，

她有時在開鑿山岩。

他們在奮湧着原人的力威！

想把地上的狂濤驅回大海！

五

伯益道：『好悲切的歌聲！
那怕是塗山上的夫人？』
后稷道：『我們搖船去罷，
去安慰她耿耿的憂心！』

夏禹，只把手中的斤斧暫停，
笑說道：『那只是虛無的幻影！
宇宙便是我的住家，
我還有甚麼個私有的家庭。

我的手要胼到心，
我的腳要胼到頂，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我怎奈天下的蒼生！——

六

哦，皎皎的月輪
早被稠雲遮了，
浪漫的幻景
在我眼前閉了。

我坐在岸上的舟中，
思慕着古代的英雄，
他那剛毅的精神
好像是近代的勞工。

你偉大的開拓者喲，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喲，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十年，十二月，八日作。

原注：此詩出典見呂氏春秋，『夏季紀，音初篇』篇中有云：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
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
猗！」實始作爲南音。』

此外尙書『咎繇謨』據（今文尙書）有『娶於塗山，
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數語。禹父
治水九年不成，禹娶後三日而出，迄啓呱呱墜地時當已
一年，故上有『不見淨土兮已滿十年』之語，非係杜撰也。

『蜜桑索羅普』之夜歌

無邊天海呀！

一個水銀的浮漚！

上有星漢湛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啊，我與其學做個淚珠的鮫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淚偷生，

寧在這縹渺的銀輝之中，

就好像那個墜落了的星辰，

曳着帶幻滅的美光，

向着『無窮』長殞！

前進！……前進！

莫辜負了前面的那輪月明！

霽月

淡淡地，幽光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還滴着黃昏時分的新雨。

雲母面鋪就了般的白楊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導引，

引我向沉默的海邊徐行，

一陣陣的暗香和我親吻。

我身上覺着輕寒，

你偏那樣地雲衣重裹，

你團圓無缺的明月喲，

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樣地霧帷深鎖。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三日。

你淵默無聲的銀海嘯！
請提起幽渺的波音和我。

天上的市街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閑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一九二一年，一〇月，二十四日。

(以上原載沫若詩集現代版)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長夜縱使漫漫，
終有時辰會旦；
焦灼的羣星之眼嘯，
你們不會望穿。

在這墨暗如漆之中
太陽依舊在轉徙，
他在砥礪他犀利的金箭
要把天魔射死。

太陽雖只一輪，
他不會自傷孤獨，
他蘊含着滿腔的熱誠

要把萬彙甦活

轟轟的龍車之音

已離黎明不遠，

太陽喲，我們的師喲，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

一九二五，二二。

(原藏韻芽)

瓶

第六首

星向天邊墜了，

石向海底沉了，

信向他心殞了。

春雨灑上流沙，

輕煙散入雲霞，

沙彌禮讚菩薩。

是薔薇尙未抽芽？
是青梅花被葉遮？
是幽蘭自賞芳華？

有鴛不可遽飲，
有情不可遽冷，
有夢不可遽醒！

我望郵差加勤，
我望日腳加緊，
等到明天再等。

第十六首

春鶯曲

姑娘呀，姑娘，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你贈我這枝梅花

這樣的暈紅呀，清香！

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頭？
這清香敵賽過百壺春酒。
這清香戰顫了我的詩喉。

啊，姑娘呀，你便是這花中魁首，

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靈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我想——呀，但又不敢動口。

啊，姑娘呀，我是死也甘休，

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啊，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我要把這枝花香進心頭！

在那時，啊，姑娘呀，

請把我運到你西湖邊上，

或者是葬在靈峯，
或者是放鶴亭旁。

在那時梅花在我的屍中
會結成五個梅子，
梅子再迸成梅林，
啊，我真是永遠不死！

在那時，啊，姑娘，

你請提着琴來，
我要應着你繚繞的琴音，
盡量地把梅花亂開！

在那時，有識趣的春風，
把梅花吹集成一座花塚，
你便和你的提琴，
永遠彈弄在我的花中。

在那時，遍宇都是幽香，
遍宇都是清響，
我們兩藏在暗中，

黃鶯兒飛來欣賞。

黃鶯兒唱着歡歌，
歌聲是讚揚你我，
我便在花中暗笑，
你便在琴上相和。

(鶯鶯歌)

『前幾年有位姑娘，
興來時到靈峯去過，
靈峯上開滿了梅花，
她摘了花兒五朵。

她把花穿在針上，
寄給了一位詩人，
那詩人真是癡心，
吞了花便丟了性命。

自從那詩人死後，
經過了幾度春秋，

他屍骸葬在靈峯，
又迸成一座梅藪。

那姑娘到了春來，
來到他墓前弔掃，
梅上已綴着花苞，
墓上還未生春草。

那姑娘站在墓前，
把提琴彈了幾聲，
剛好彈了幾聲，
梅花兒都已破綻。

清香在樹上飄颺，
琴絃在樹下鏗鏘，
忽然間一陣狂風，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風過後一片殘紅，

郭沫若

把孤坟化成了花塚，
不見了彈琴的姑娘，
琴卻在塚中彈弄。」

(尾聲)

啊，我真個有那樣的時辰，
我此時得想死去，
你如能恕我的癡求，
你請快來呀收殮我的遺屍！

九四

徐志摩

我有一個戀愛

我有一個戀愛；——

我愛天上的明星；

我愛他們的晶瑩；

人間沒有這異樣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黃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風雨後的山頂——

永遠有一顆萬顆的明星！

山澗邊小草花的知心，

高樓上小孩童的歡欣，

旅行人的燈亮與南針——

萬萬里外閃爍的精靈！

我有一個破碎的魂靈，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裏——

他啜你一瞬間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與柔情，

我也曾嘗味，我也曾容忍，

有時階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傷，逼迫我淚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獻愛與一天的明星；

任憑人生是幻是眞，

地球存在或是消泯——

天空中永遠有不昧的明星！

一條金色的光痕（硤石土白）

得罪那，問聲點看，

我要來求見徐家格位太太，有點事體……

認真則格位就是太太，真是老太婆哩，

眼睛赤花，連太太都勿認得哩！

是歐，太太，今朝特爲打鄉下來歐，

烏青青就出門；田裏西北風度來野歐，是歐，

太太，爲點事體要來求太太呀！

太太，我拉埭上，東橫頭，有個老阿太，

姓李，親丁末……老早死完哩……伊拉格大官官——

李三官，起先到街上來做長年歐——早幾年

成了弱病，田末賣掉，病末始終勿會好；

格位李家阿太老年格運氣真勿好，全靠

場頭上東幫幫西討討，吃一口白飯，

每年只有一件絕薄歐棉襖靠過冬歐，

上個月聽得話李家阿太流火病發，

前夜子西北風起，我野凍得瑟瑟叫抖，

我心裏想李家阿太勿曉得那介哩，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裏，真是罪過！老阿太已經去哩，冷冰冰歐滾在稻草裏，

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唔不人曉得！

我野唔不法子，只好去喊攏幾個人來，

有人話是餓煞歐，有人話是凍煞歐，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興有點歐；

爲此我到街上來，善堂裏格位老爺

本里一具棺材，我乘便來求求太太，

做做好事，我曉得太太是頂善心歐，

頂好有舊衣裳本格伴把，我還想去

買一刀錠箔；我自己屋裏野是滑白歐，

我只有五升米燒頓飯本兩個幫忙歐吃，

伊拉擡了材，外加收作，飯總要吃一頓歐，

太太是勿是……？噯，是歐，噯，是歐！

喔唷，太太認真好來，真體恤我拉窮人……

格套衣裳正好……喔唷，害太太還要

難爲洋鈿……喔唷，喔唷……我只得

朝太太磕一個響頭，代故世歐謝謝！

喔，那末真真多謝，真歐，太太……

殘詩

怨誰？怨誰？這不是青天裏打雷？
關着鎖上，趕明兒瓷花磚上堆灰！
別瞧這白石台階兒光滑，趕明兒，唉，
石縫裏長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
那廊下的青玉缸裏養着魚，真鳳尾，
可還有誰給換水，誰給撈草，誰給喂？
要不了三五天準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讓冰分兒壓一個扁，
頂可憐是那幾個紅嘴綠毛的鸚哥，
讓娘娘教得頂乖，會跟着洞簫唱歌，
真嬌養慣，喂食一遲，就叫人名兒罵，
現在，你叫去就剩空院子給你答話……

石虎胡同七號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嬈，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綢繆，

百尺的槐翁，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樓，
黃狗在籬邊，守候睡熟的珀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製求婚的艷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隲，
小蛙獨坐在殘蘭的胸前，聽隔院蚓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倦展在老槐樹頂，
掠簷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蜓？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啣着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槌下搗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青葉悵悵地辭樹，
奈何在深夜裏，月兒乘雲艇歸去，西牆已度，
遠巷蘿露的樂音，一陣陣被冷風吹過。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啣着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雨後的黃昏，滿院只美蔭，清香與涼風，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懷酒歡，滿面酒紅，
連珠的笑響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

有如在火一般可愛的陽光裏，偃臥在長梗的，雜亂
的叢草裏，聽初夏第一聲的鷓鴣，從天邊直響入
雲中，從雲中又迴響到天邊；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裏，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的撫
摩着一顆顆熱傷了的砂礫，在鵝絨般軟滑的熱
帶的空氣裏，聽一個駱駝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
在遠處響着，近了，近了，又遠了……

有如在一個荒涼的山谷裏，大膽的黃昏星，獨自臨
照着陽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與野樹默默的祈
禱着，聽一個瞎子，手扶着一個幼童，鐺的一響算
命鏹，在這黑沈沈的世界裏回響着；

有在大海裏的一塊礁石上，浪濤像猛虎般的狂
撲着，天空緊緊的綑着黑雲的厚幕，聽大海向那
威嚇着的風暴，低聲的，柔聲的，懺悔他一切的罪
惡；

有如在喜馬拉雅的頂顛，聽天外的風，追趕着天外
的雲的急步聲，在無數雪亮的山壑間迴響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臺的幕背，聽空虛的笑聲，失望與
痛苦的叫聲，殘殺與淫暴的狂歡聲，厭世與自
殺的高歌聲，在生命的舞臺上合奏着；

我聽着了天甯寺的禮懺聲！

這是那裏來的神明？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

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
樂音在大殿裏，迂緩的，曼長的迴盪着，無數衝突
的波流諧合了，無事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
世的高低消滅了……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鼓，一聲木魚，一聲磬，諸音盤礴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顆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這是那裏來的大和諧——星海裏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韻，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動，一切的擾攘；

在天地的盡頭，在金漆的殿椽間，在佛像的眉宇間，在我的衣袖裏，在耳鬢邊，在官感裏，在心靈裏，在夢裏……

在夢裏，這一瞥間的顯示，青天，白水，綠草慈母溫軟的胸懷，是故鄉嗎？是故鄉嗎？

光明的翅羽，在無極中飛舞！

大圓覺底裏流出的歡喜，在偉大的，莊嚴的，寂滅的，無疆的，和諧的靜定中實現了！

頌美呀，涅槃，讚美呀，涅槃！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古羅馬的郊外有座墓園，

靜偃着百年前客殤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士黑輦的車輪，

又喧響在芳丹卜羅的青林邊。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為甚明燈似的理想閃耀在前？

說造化是真善美之表現，

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誰能信你那仙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的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裏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與琴妮湖之邊；

琴妮湖永抱着白朗磯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的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因情是攢不破的純晶，

愛是得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祕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的飛騁，

感動你在天日遙遠的靈魂？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 她是睡着了

她是睡著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蓮；

她入夢境了——

香爐裏裊起一縷碧螺煙。

她是眠熟了——

澗泉幽抑了喧響的琴絃；

她在夢鄉了——
粉蝶兒，翠蝶兒，翻飛的歡戀。

停勻的呼吸：

清芬滲透了她的周遭的清氛；
有福的清氛
懷抱著，撫摩著，她纖纖的身形！

奢侈的光陰！

靜，沙沙的盡是閃亮的黃金，
平鋪著無垠——
波鱗間輕漾著光豔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給我披一件彩衣，啜一罇芳醴，
拆一支藤花，
舞，在葡萄叢中，顛倒，昏迷。

看呀，美麗！

三春的顏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陽裏的水仙，鮮妍，芳菲！

夢底的幽秘，

挑逗著她的心——純潔的靈魂——

像一只蜂兒，

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溫存。

童真的夢境！

靜默；休教驚斷了夢神的慇懃；

抽一絲金絡

抽一絲銀絡，抽一絲晚霞的紫曠；

玉腕與金梭，

織縑似的精審，更番的穿度——

化生了彩霞，

精闕，安琪兒的歌，安琪兒的舞。

可愛的梨渦，

解釋了處女的夢境的歡喜，

像一顆露珠，

顫動的，在荷盤中閃耀着晨曦！

落葉小唱

一陣聲響轉上了階沿

（我正挨近著夢鄉邊）

這回準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這深夜！

一聲剝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緊著睡鄉旁）

這準是她來鬧著玩——你看

我偏不張皇！

一個聲息貼近我的牀，

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

『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傷！』

一聲喟息落在我的枕邊

（我已在夢鄉裏留戀）

『我負了你』你說——你的熱淚

燙著我的臉！

這音響惱著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

夢完了，阿，回復清醒；惱人的——

卻只是秋聲！

康橋再會罷

康橋，再會罷；

我心頭盛滿了別離的情緒，

你是我難得的知己，我當年

辭別家鄉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來一秋二秋，已過了四度

春秋，浪跡在海外，美土歐洲）

扶桑風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開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變了夢裏的山河，
渺茫明滅，在我靈府的底裏，
我母親臨別的淚痕，她弱事
向波輪遠去送愛兒的巾色，
海風鹹味，海鳥依戀的雅意，
盡是我記憶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總不免心酸淚落，便想
理篋歸家，重向母懷中匍伏，
回復我天倫摯愛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勞苦，
多少犧牲，都祇是枉費無補，
我四載蕪波，稱名求學，畢竟
在知識道上，採得幾莖花艸，
在真理山中，爬上幾個峯腰，
鈞天妙樂，曾否聞得，彩紅色，
可仍記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喜樓高車快的文明，

不會將我的心靈污抹，今日
我對此古風古色，橋影藻密，
依後能坦胸相見，惺惺惜別。

康橋，再會罷！

你我相知雖遲，然這一年中
我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
在你嫵媚河身的兩岸，此後
清風明月夜，當照見我情熱
狂溢的舊痕，尙留艸底橋邊，
明年燕子歸來，當記我幽嘆
音節，歌吟聲息，縵爛的雲紋
霞彩，應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撤向天空的戀意詩心，
讚頌穆靜騰輝的晚景，清晨
富麗的溫柔，聽那和緩的鐘聲
解釋了新秋涼緒，旅人別意，
我精魂騰耀，滿想化入音波，
震天徹地，瀾蓋我愛的康橋，

如慈母之於睡兒，緩抱輓吻；
 康橋！汝永爲我精神依戀之鄉！
 此去身雖萬里，夢魂必常繞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風東指，
 我亦必紆道西迴，瞻望顏色；
 歸家後我母若問海外交好，
 我必首數康橋；在溫清冬夜，
 踏梅前，再細辨此日相與况味；
 設如我星明有福，素願竟酬，
 則來春花香時節，當復西航，
 重來此地，再檢起詩針詩線，
 繡我理想生命的鮮花，實現，
 年來夢境纏綿的銷魂蹤跡，
 散香柔韻節，增媚河上風流；
 故我別意雖深，我願望亦密，
 昨宵明月照林，我已向傾吐
 心胸的蘊積，今晨雨色淒清，
 小鳥無歡，難道也爲是悵別
 情深，累籐長艸茂，涕淚交零！

康橋！山中有黃金，天上有明星，
 人生至寶是情愛交感，即使
 山中金盡，天上星散，同情還
 永遠是宇宙間不盡的黃金，
 不昧的明星，頰你和悅寧靜
 的環境，和聖潔歡樂的光陰，
 我心我智，方始經爬梳洗滌，
 靈苗隨春艸怒生，沐日月光輝，
 聽自然音樂，哺啜古今不朽
 ——強半汝親栽育——的文藝精英：
 恍登萬丈高峯，猛回頭驚見
 真善美浩瀚的光華，覆翼在
 人道蠕動的下界，朗然照出
 生命的經緯脈絡，血亦金黃，
 盡是愛主戀神的辛勤手續；
 康橋！你豈非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惠我珍品，數不勝數；最難忘
 篤士德頓橋下的星燐壩樂

彈舞殷勤，我常夜半憑闌干，
傾聽牧地黑野中倦牛夜嚼，
水艸間魚躍蟲噬，輕挑靜寞；
難忘春陽晚照，潑翻一海純金，
淹沒了寺塔鐘樓，長垣短堞，
千百家屋頂煙突，白水青山，
難忘茂林中老樹縱橫；巨幹上
黛薄茶青，卻教斜刺的朝霞，
抹上些微胭脂春意，忸怩神色；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難忘榆蔭中深宵清嘯的詩禽，
一腔情熱，教玫瑰噙淚點首，
滿天星環舞幽吟，款住遠近，
浪漫的夢魂，深深迷戀香境，
難忘村裏姑娘的腮紅頸白，
難忘屏繡康河的垂柳婆娑。

婀娜的克萊亞，頹美的校友居；
——但我如何能盡數，總之此地
人天妙合，雖微如寸芥殘垣，
亦不乏純美精神，流貫其間，
而此精神，正如宛次宛士所謂
『通我血液，淡我心臟，』有『鎮馴
矯飭之功，』我此去雖歸鄉土，
而臨行怫怫，轉若離家赴遠，
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
僭愛，然我自自讜言代汝答付；
我今去了，記好明春新楊梅
上市時節，盼望我含笑歸來，
再見罷，我愛的康橋！
(以上載志摩的詩新用版)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伶伶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飈，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如黑黯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再摸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
熟鐵，在愛的鎚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着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風走，
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心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麼，不成雙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要飛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夥，
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雖則我不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
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麼辦呢？
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願你爲我犧牲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萎，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的心裏，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
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裏，挨著草根，暗沈沈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爲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戀愛的靈犀一點……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霧冷翠山中。

呻吟語

我亦願意讚美這神奇的宇宙，
我亦願意忘卻了人間有憂愁，
像一隻沒掛累的梅花雀，

清朝上歌唱，黃昏時跳躍；
假如她清風似的常在我的左右！

我亦想想我的詩句清水似的流，
我亦想想我的心池魚似的悠悠；

但如今膏火是我的心，
再休問我閒暇的詩情？！

上帝！一天不還她生命與自由！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我來揚子江邊買一把蓮蓬，

手剝一層層蓮衣，

看江鷗在眼前飛，

忍含着一眼悲淚——

我想着你，我想着你，阿小龍！

我嘗一嘗蓮瓢，回味曾經的溫存：
——

那階前不捲的重簾，

掩護着同心的歡戀，

我又聽着你的盟言，

『永遠是你的，我的身體，我的靈魂。』

我嘗一嘗蓮心，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裏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痛苦？

你害了我，愛，這日子叫我如何過？

但我不能責你負，我不忍猜你變，

我心腸只是一片柔：

你是我的我依舊

將你緊緊的抱摟——

除非是天翻——但誰能想像那一天？

半夜深巷琵琶

又被它從睡夢中驚醒，深夜裏的琵琶！

是誰的悲思，

是誰的手指，

像一陣淒風，像一陣慘雨，像一陣落花，

在這夜深深時，

在這睡昏昏時，

挑動着緊促的絃索，亂彈着宮商角徵，

和着這深夜，荒街，

柳梢頭有殘月掛，

阿，半輪的殘月，像是破碎的希望他，他

頭戴一頂闊花帽，

身上帶着鐵鏈條，

在光陰的道，上瘋了似的跳，瘋了似的笑，

完了，他說，吹糊你的燈，

她在墳墓的那一邊等，

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等你去親吻！

海韻

一
「女郎，單身的女郎，

你爲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海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在沙灘上，在暮靄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二

「女郎，散髮的女郎，

你爲什麼徬徨

在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聽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來和——

在星光下，在涼風裏，

輕盪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三

「女郎，膽大的女郎！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這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你看我凌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在夜色裏，在沙灘上，

急旋着一個苗條的身影，

婆婆，婆婆。

四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獸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阿不，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在潮聲裏，在波光裏，

阿，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蹉跎，蹉跎。

五

「女郎，在那裏，女郎？

在那裏，你嘹亮的歌聲，

在那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那裏，阿，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輝，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海潮沒了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兩地想思

一 他

「今晚的月亮像她的眉毛；

這彎彎的够多俏！

今晚的天空像她的愛情，

這藍藍的够多深！

那樣多是你的，我聽她說，

你再也不用疑惑；

給你這一團火，她的香唇，

還有她更熱的腰身！

誰說做人不該多吃點苦？

吃到了底才有數。

這來可苦了她，盼死了我，

半年不是容易過。

她這時候，我想，正靠着窗，

手托着俊俏臉龐，

在想，一滴淚正掛在腮邊，

像露珠沾上草尖：

在半憂愁，半歡喜的預計，

計算着我的歸期：

阿，一顆純潔的愛我的心，

那樣的專！那樣的真！

還不催快你跨下的牲口，

趁月光清水似流，

趁月光清水似流，趕回家

去親你唯一的她！

二 她——

今晚的月色又使我想起

我半年前的昏迷，

那晚我不該喝那三杯酒，

添了我一世的愁；

我不該把自由隨手給扔，——

活該我今兒的悶！

他待我倒真是一片至誠，

像竹園裏的新筍，

不怕風吹，不怕雨打，一樣

他還是往上滋長；

他爲我吃盡了苦，就爲我

他今天還在奔波——

我又沒有勇氣對他明講

我改變了我的心腸！

今晚月兒弓樣，到月圓時

我，我如何能躲避！

我怕，我愛，這來我真難，

恨不能往地底鑽；

可是你愛，永遠有我的心，

聽憑我是浮是沈；

他來時要抱，我就讓他抱，
(這葫蘆不破的好)

但每回我讓他親——我的脣，
愛親的是你的吻！

(以上載翡冷翠之一夜新月版)

朱 湘

小河

白雲是我的家鄉，
松蓋是我的房簷。
父母在地下，我與兄姊
並流入遼遠的平原。

我流過寬白的沙灘，
過竹橋有肩鋤的農人；
我流過俯巖的面下，
他聽我彈幽澗的石琴。

有時我流的很慢，
那時我明鏡不殊，
輕舟是桃色的游雲，
舟子是披簑的小魚；

朱 湘

有時我流的很快，
有時我高興的低歌，
人聽到我走珠的吟聲，
人看見我起伏的胸波。

烈日下我不怕燥熱：
我頭上是柳陰的青帷；
曠野裏我不愁寂寞；
我耳邊是黃鶯的歌吹。

我掀開霧織的白被，
我披起紅縠的衣裳，
有時過一息輕風，
紗衣玳簾般閃光。

我有時夢裏上天，
伴着月姊的寂寥；
伊有水晶般的素心，
吸我騰沸的愛潮。

「艸妹低下頭微語：
『風姊送珠衣來了。』
兩岸上林語花吟，
讚我衣服的美好。

爲什麼葦姊矮了？
伊低聲告訴我春歸。
有什麼我可以報答？
贈伊件嫩綠的新衣。

長柳絲輕扇荷風，
綠紗下我臥看雲天；
藍澄澄海裏無波，
徐飄過突兀的冰山。

西風裏燕哥總別，
來生約止不住柳姊的凋喪。
剩疏幾根灰髮，
——雲鬢我替伊送去了南方。

我流過四季，累了，
我的好友們又都已凋殘，
慈愛的地母憐我，
伊懷裏我擁白絮安眠。

答夢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因爲我現在漂流海中，
你的情好像一粒明星，
垂顧我於澄靜的天空，
吸起我下沈的失望，
令我能勇敢的前向。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是你自家留下了愛情，
他趁我不自知的夢裏
頑童一樣搬演起戲文
我真願長久在夢中，
好同你長久的相逢！

我爲什麼還不能放下？
我們沒有撒手的辰光，
好像波圈越搖曳越大，
雖然堤岸能加以阻防，
湖邊柳仍然起微顫，
並且拂柔條吻水面。
情隨着時光增加熱度，
正如山的美隨遠增加；
棕欄的綠陰更爲可愛，
當流浪人度過了黃沙：

朱
淵

愛情呀，你替我回話，
我怎麼能把她放下？

葬我

葬我在荷花池內，
耳邊有水蚓拖聲，
在綠荷葉的燈上
螢火蟲時暗時明

葬我在馬纓花下，
永作着芬芳的夢，
葬我在秦山之巔，
風聲嗚咽過孤松
不然，就燒我成灰，
投入氾濫的春江，
與落花一同漂去，
無人知道的地方。

十四，
五，
十九。

十四，
三。

采蓮曲

小船呀輕飄，

楊柳呀風裏顛搖；

荷葉呀翠蓋，

荷花呀人樣嬌嬌。

日落，

微波，

金絲閃動過小河。

左行，

右撐，

蓮舟上揚起歌聲。

菡萏呀半開，

蜂蝶呀不許輕來，

綠水呀相伴，

清淨呀不染塵埃。

溪間

采蓮，

水珠滑走過荷錢。

拍緊，

拍輕，

槳聲應答着歌聲。

藕心呀絲長，

羞澀呀水底深藏；

不見呀蠶繭

絲多呀蛹裏中央？

溪頭

采藕，

女郎要采又夷猶。

波沈，

波升，

波上抑揚着歌聲，

蓮蓬呀子多：

兩岸呀榴樹婆娑，

喜鵲呀誼譟，

榴花呀落上新羅。

溪中

采蓮，

耳鬢邊暈着微紅。

風定，

風生，

風颺蕩漾着歌聲。

升了呀月鈞，

明了呀織女牽牛：

薄霧呀拂水，

涼風呀飄去蓮舟。

花芳

衣香

消溶入一片蒼茫：

時靜，

時聞，

虛空裏鼻着歌音。

有憶

淡黃色的斜暉

轉眼中不留餘跡。

十四，十二四。

一切的擾攘皆停，
一切的喧囂皆息。

入了夢的烏鴉

風來時偶發喉音；

和平的無聲晚汐，

已經淹沒了全城。

路燈亮着微紅，

蒼鷹飛下了城堞，

在暮煙的白被中

紫色的鍾山安歇。

寂寥的街巷內，

王侯大第的牆陰，

噹的一聲竹筒響，

是賣元宵的老人。

還鄉

十四，十五。

一

暮秋の田野上照着斜陽，
長的人影移過路中央；
乾枯了的葉子風中歎息，
飄落在還鄉人舊的軍裝。

哇的一隻烏鴉飛過人頭；
鴉雛正在那邊樹上啣啾，
他們說是巢溫，食糧也有，
爲何父親還在外面飄流？

金星與白煙向灶突上騰，
屋中響着一片菜的聲音，
飯的濃香噴出大門之外；
看着家的婦女正等歸人。

他的前頭走來一個牧童，
牽着水牛行過道路當中，
牧童瞧見他時，一半害怕

一半好奇似的睜大雙瞳。

他想起當初的年少兒郎，
彎弓跑馬，真是意氣揚揚；
他們投軍，一同去到關外，
都化成了白骨死在邊疆。

一個莊家在他身側過去，
面龐之上呈着一團樂趣；
瞧見他的時候卻皺起眉，
擊敵視的眼光向他緊覷。

這也難怪，二十年前的他
瞧見兵的時候不也咬牙？
好在明天裏面他就脫下，
脫下了軍服來重作莊家。

青色的遠峯間沈下太陽，
只有樹梢掛着一線紅光；

暮煙氾濫平了谷中，田上
蟲的聲音叫得游子心傷。

看哪，一棵白楊到了眼前，
一圍土牆圍在樹的下邊，
雖說大門還是朝着他閉，
歡欣已經漲滿他的心田。

他想母親正在對着孤燈，
眼望燈花心念遠行的人，
父親正在瞧着茶葉的梗，
說是今天會有貴客登門。

他記起過門才半月的妻，
記起別離時候她的悲啼，
說不定她如今正在奇怪，
爲何今天儘是跳着眼皮。

想到這裏時候一片心慌，

悲喜同時泛進他的胸膛，
他已經瞧不見眼前的路，
二十年的淚呀落下眼眶？

二

大門外的天光真正朦朧，
大門裏的人也真正從容，
剝啄，剝啄，任你敲的多響，
你的聲音只算敲進虛空。

一條狗在門內跟着高叫，
門越敲得響時狗也越鬧，
等到人在外面不再敲門，
裏邊的狗也就停止喧噪。

誰呀？裏邊一絲弱的聲浪，
響出堂屋，如今正在階上，
誰呀？外邊是否投宿的人，
還是那位高鄰屈駕光降？

娘呀，是我，並非投宿的人；

我們這貧窮那有高鄰？

（娘，年老了，讓我高聲點說：）

我呀，我呀，我是娘的親生！

兒嗎？你出門了二十多年，

那裏還有活人存在世間？

哦，知道了，但娘窮苦的很，

那有力量給你多燒紙錢？

兒呀，自你當兵死在他鄉，

你的父親妻子跟着身亡；

兒呀，你們三個拋得我苦，

留我一人在這世上悲傷！

娘呀，我並不是已亡的人！

你該聽到剛才狼的呼聲，

我越敲門牠也叫得越響；

慢悠悠的才是叫着鬼魂。

兒呀，不料你是活着歸來，

可憐媳婦當時吞錯火柴！

兒呀，雖然等到你回鄉里，

我的眼睛已經不得睜開！

讓我擎起手來摸你一摸——

爲何你的臉上瘦了許多？

兒呀，你聽夜風吹過枯草，

還不走進門來歇下奔波？

柴門外的天氣已經昏沉，

天空裏面不見月亮與星，

只是在朦朧的光亮之內，

瞧見草兒掩着兩個荒墳。

十五，四，十一。

（以上草莽集開明版）

聞 一 多

劍 匣

在生命底大激戰中，
我曾是一、名蓋世的驍將。
我走到四面楚歌底末路時，
並不同項羽那般玩固，
定要投身於命運底羅網。
但我有這絕島作了堡壘，
可以永遠駐紮我的退敗的心兵。
在這裏我將養好了我的戰創，
在這裏我將忘卻了我的仇敵。
在這裏我將作個無名的農夫，
但我將讓閒惰的蕪蔓
蠶食了我的生命之田。
也許因爲我這肥淚底無心的灌溉，

一旦蕪蔓還要開出花來呢？
那我就鎮日徜徉在田塍上，
飽喝着他們的明豔的色彩。

我也可以作個海上的漁夫：

我將撒開我的幻想之網。

在寥闊的海洋裏，

在放網收網之間，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夢，

從日出夢到黃昏……

假若撒起網來，不是一些魚蝦，

只有海樹珊瑚同含胎的老蚌，

那我卻也喜出望外呢。

有時我也可佩服我的舊劍，

躡山進去作個樵夫。

但羣松舞着葱翠的干戚，

雍容地唱着歌兒時，

我又不覺得心悻了。

我立刻套上我的寶劍，

在空山裏裴裏了一天。

有時看見些奇怪的彩石，

我便拾起來，帶了回去；

這便算我這一日底成績了。

但這不是全無意識的。

現在我得着這些材料，

我真得其所了；

我可以開始我的工匠生活了，

開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劍匣。

我將攤開所有的珍寶，

陳列在我面前，

一樣樣的雕着，鏤着，

磨着，重磨着……

然後將他們都鑲在劍匣上，——

用我的每齣的夢作藍本，

鑲成各種光怪陸離的圖畫。

我將描出白面美髯的太乙

臥在粉紅色的荷花瓣裏，

在象牙雕成的白雲裏飄着。

我將用墨玉同金絲

製出一隻雷紋商嵌的香爐；

那爐上駐着嬈嬈的篆煙，

許只可用半透明的貓兒眼刻着。

煙痕半消未滅之處，

隱約地又昇起了一個玉人，

彷彿是肉袒的維納司呢……

這塊玫瑰玉正合伊那膚色了。

晨雞驚聳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裏工作，

夜晚人們都睡去，我還作着工——

燭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額上，——

好像紫銅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懸崖上一樣。

我又將用瑪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騎在魚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裏含着的火，

銀線辦成他腰間纏着的蟒蛇，
他頭上的圓光是塊琥珀的圓璧。

我又將鑲出一個瞎人，

在竹篾上彈着單弦的古瑟。

（這可要鑲得和王叔遠底

桃核雕成的赤璧賦一般精細。）

然後讓翡翠藍璫玉紫石嵌，

錯雜地砌成一片驚濤駭浪；

再用碎礫的螺鈿點綴着，

那便是濤頭閃目的沫花了。

上面再籠着一張烏金的穹窿，

只有一顆寶鑽的星兒照着。

春草綠了，綠上了我的門塔，

我同春一塊兒工作着；

蟋蟀在我牀下唱着秋歌，

我也唱着歌兒作我的活。

我一壁工作着，一壁唱着歌：

我的歌裏的律呂

都從手指尖頭流出來，

我又將他製成層疊的花邊：

有盤龍，對鳳，天馬，辟邪底花邊，

有芝草，玉蓮，萬字，雙勝底花邊，

又有各色的漢紋邊

套在最外的一層邊外。

若果邊上還缺些角花，

把蝴蝶嵌進去應當恰好。

玳瑁刻作梁山伯，

壁璽刻作祝英台！

碧玉，赤瑛，白瑪瑙，藍琉璃……

拚成各種彩色的鳳蝶。

於是我的大功便告成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

這些不倫不類的花樣，

你該知道不是我的手筆，

這都是夢底原摹底影本。

這些不倫不類的色彩，

也不是我的意匠底產品，

是我那蕪蔓底花兒開出來的。

你不要輕看了我這些工作！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抽出我的寶劍來——

我的百鍊成剛的寶劍，

吻着他吻着他……

吻去他的銹吻去他的傷疤；

用熱淚洗着他，洗着他……

洗淨他上面的血痕；

洗淨他罪孽的遺跡；

又在龍涎香上薰着他，

薰去了他一切腥羶的記憶。

然後輕輕把他送進這匣裏，

唱着溫柔的歌兒，

催他快在這藝術之宮中酣睡。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的大功終於告成了！

人們的匣是保護劍底鋒鏘，

我的匣是要藏他睡覺的。

哦，我的劍匣修成了！

我的劍有了永久的歸宿了！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不要學輕佻的李將軍，

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

其實只射着一塊僵冷的頑石。

哦，我的劍要歸寢了！

我也不要學迂腐的李翰林，

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

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

哦，我的兵器只要韜藏，

我的兵器只要酣睡。

我的兵器不要斬芟奸橫，

我知道奸橫是僵冷的頑石一堆；

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

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斷的流水。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讓我的寶劍歸寢了！

我豈似滑頭的漢高祖，

拿寶劍斫死了一條白蛇，

因此造一個謠言，

就騙到了一個天下？

哦，天下，我早已得着了啊！

我早坐在藝術底鳳闕裏，

像大舜皇帝，垂裳而治着

我的波希米亞的世界了啊！

哦，讓我的寶劍歸寢罷！

我又豈似無聊的楚霸王，

拿寶劍斫掉多少的人頭，

一夜夢回聽着恍惚的歌聲，

忽又擁着愛姬，撫着名馬，

提起原劍來，刎了自己的頸？

哦！但我又不妨學了楚霸王，

用自己的寶劍自殺了自己。

不過果然我要自殺，

定不用這寶劍的鋒鏑。

我但願展玩着這劍匣——

展玩着我這自製的劍匣，

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裏！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覺，

我將摩撫着這劍匣，
我將寵媚着這劍匣，
看看纏着神蟒的梵像，
我將巍巍地抖顫了，
看看筏上鼓瑟的瞎人，
我將號咷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裏的太乙，
飄在篆煙上的玉人，
我又將迷迷地嬌笑了呢！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將讓寶劍在匣裏睡着。
我將看着他那光怪的圖畫，
重溫我的成形的夢幻，
我將看着他那異彩的花邊，
再唱着我的結晶的音樂。

啊！我將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劍匣戰動了。

模糊了，更模糊了
一個煙霧瀰漫的虛空了，……

哦！我看到肺臟忘了呼吸，
血液忘了流駛，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殺了！

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春之首章

浴人靈魂的雨過了：

薄泥到處留人底鞋底。

涼颼挾着溼潤的土氣

在鼻蓋間正衝突着。

金魚兒今天許不大怕冷了？

個個都敢於浮上來呢！

東風苦勸執拗的蒲根，

將才睡醒的芽兒放了出來，
春雨過了，芽兒剛抽到寸長，
又被池水偷着吞去了。

亭子角上幾根瘦硬的，
還沒趕上春的榆枝，
印在魚鱗似的天上；
像一頁淡藍的朵雲箋，
上面塗了些僧懷素底
鐵畫銀鈎的草書。
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
包滿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地望着寥闊的天宇，
盤算他明月底榮華——
彷彿一個出神的詩人
在空中編織未成的詩句。
春啊！明顯的祕密喲！
神聖的魔術喲！
啊！我忘了我自己，春啊！

聞 一 多

我要提起我全身底力氣，
在你那絕妙的文章上
加進這醜笨的一句喲！

愛之神

——題畫——

啊！這麼俊的一副眼睛——
兩潭淵默的清波！
可憐孱弱的游泳者喲！
我告訴你回頭就是岸了！
啊！那潭岸上的一帶榛藪，
好分明的黛眉啊！
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
恐怕就是情人底塋墓罷？
那裏，不是兩扇朱扉嗎？
紅得像櫻桃一樣，
扉內還露着編貝底屏風。

一 二 七

這裏又不知安了什麼陷阱！

啊！莫非是綺甸之樂園？

還是美底家宅，愛底祭壇？

呸！不是，都不是哦！

是死魔盤據着的一座迷宮！

太陽吟

太陽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陽！

又逼走了遊子底一齣還鄉夢，

又加他十二個時辰底九曲迴腸！

太陽啊，火一樣燒着的太陽！

烘乾了小草尖頭底露水，

可烘得乾遊子底冷淚盈眶？

太陽啊，六龍驂駕的太陽！

省得我受這一天天底綏刑，

就把五年當一天跪完那又何妨？

太陽啊——神速的金烏——太陽！

讓我騎着你每日繞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見一次家鄉！

太陽啊，樓角新昇的太陽！

不是剛從我們東方來的嗎？

我的家鄉此刻可都依然無恙？

太陽啊，我家鄉來的太陽！

北京城裏底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罷？

唉！我也顛顛的，同深秋一樣！

太陽啊，奔波不息的太陽！

你也好像無家可歸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像地不堪設想！

太陽啊，自強不息的太陽！

大宇宙許就是你的家鄉罷。

可能指示我我底家鄉底方向？

太陽啊，這不像我的山川，太陽
這裏的風雲另帶一般顏色，
這裏鳥兒唱的調子格外淒涼。

太陽啊，生命之火底太陽！
但是誰不知你是球東半底情熱，
同時又是球西半底智光？

太陽啊，也是我家鄉底太陽！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鄉，
便認你爲家鄉也還得失相償。

太陽啊，慈光普照的太陽！
往後我看見你時，就當回家一次；
我的家鄉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口供

——以上紅燭，泰東。

我不騙你，我不是什麼詩人，
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
青松和大海，鴉背馱着夕陽，
黃昏裏織滿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愛英雄還愛高山，
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自從鵝黃到古銅色的菊花，
記着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

可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
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裏爬。

也許

——葬歌——

也許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許也許你要睡一睡，
那麼叫蒼蠅不要咳嗽。
蛙不要號，蝙蝠不要飛。

不許陽光攢你的眼簾，
不許清風刷上你的眉，
無論誰都不許驚醒你，
我吩咐山靈保護你睡，
也許你聽着蚯蚓翻泥，
聽那細草的根兒吸水，
也許你聽這般的音樂，
比那咒罵的人聲更美，
那麼你先把眼皮閉緊，
我就讓你睡，我讓你睡，
我把黃土輕輕蓋着你，
我叫紙錢兒緩緩的飛。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麼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膿血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敲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心跳

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了的四壁；
這賢良的桌椅朋友似的親密；
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
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
受哺的小兒啾啾在母親懷裏，
鼾聲報道我大兒康健的消息……

這神祕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裏顫動着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咒詛，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這四牆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囂，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讓這口裏塞滿了沙泥，
如其它只會唱着個人的休戚，
最好是讓這頭顱給田鼠掘洞，

讓這一團血肉也去餓着屍蟲，
如果只是爲了一盃酒一本詩，
靜夜裏鐘擺搖來的一片閒適，
就聽不見了你們四鄰的呻吟，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顫的身影，
戰壕裏的痙攣，瘋人敲着病榻，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石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聽！又是一陣砲聲，死神在咆哮，
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罪過

老頭兒和擔子摔一交，
滿地是白杏兒紅櫻桃。

老頭爬起來直哆嗦，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過！』

『手破了，老頭兒，你瞧瞧！』

『唉！都給壓碎了，好櫻桃！』

「老頭兒你別是病了罷？
你怎麼直楞着不說話？」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過，
一早起我兒子直催我，
我兒子躺在牀上發很，
他罵我怎麼還不出城。」

「我知這今日個不早了，
沒想到一下子睡着了。
這叫我怎麼辦，怎麼辦？
回頭一家人怎麼喫飯？
老頭兒拾起來又掉了，
滿地是白杏兒紅櫻桃。」

——以上死水新月版。

于 賡 虞

影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與你邂逅相逢於此殘秋荒岸之夜中，
星月分外明，忽聚忽散的雲影百媚生。

看，那秋葉在明媚的星月下正飄零，
我淪落海底之苦心在此寂寂的夜瑩
將隨你久別的微笑從此歡快而光明。

蒼空孤雁的生命深葬於孤泣之荒塚，
美麗的薔薇開而後謝，殘凋而復生，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這依戀的故地將從荒冬回復青春，
海水與雲影自原始以來即依依伴從，

告訴我，好人，什麼才像是人的生命？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緊緊的相依，緊緊的相握，沉默，寧靜，
仰首看孤月寂明，低頭看蒼波互擁。

夜已深，霜霧透濕了我的外衣，你的青裙，
寂迷中古寺的晚鐘驚醒了不滅的愛情，
山海寂寂，你的影，我的影模糊不分明……

十四年十月。

長流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音。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萬籟死寂之夜不堪想已淪落死城無痕的希冀，
這一泓死水像是我的靈魂在星宿下并無尋覓，
如今我猶如來自其他星球的客旅陣陣的驚異，
悵望，在此煩惱的自歌自應的奔途裏霜花滿衣。

這枯萎的薔薇正如已消失的光輝綺夢的遺跡，
夢呀，任你入天堂地獄，心懷的明珠已沉落海底，
就在此寒光下的荒墟深殞此善感靈魂之骸餘，
現在，我像春日碧茵草上一隻傷鳥捲起了兩翼。

看這絕望的世界蒼茫無燈火晦冥無晨曦，
毀滅的途中已修了墳墓靜待命運呼歸的靈息，
這天宇沒有光，沒有歌只是一團墨蹟漫綴苦意，
生存與毀滅在此遼遠天際無人注意亦無痕跡。

蒼空的流雲寂寂的慢慢的從我頭頂飛來飛去，
這迢迢異地已是榴花時節還沒有靈鳥的聲息，
故園親人的墓頭想已，想已青草蓬蓬有如雲衣。

于 賽 虞

今夜荒漠冷明的古寺前只有我在聽長流禪語。

十五年，夏，北京。——以上農職之前，北新。

飄泊之春天

嗟嗟，念餘載飄泊之春天隨寂寞而復來，
只我在野岸長吁，徘徊，將憂心拋於煙海，
倦了，在此黑黢黢之中途夢之蓓蕾未開，
慘毀於苦酒之生命永飾着蒼灰的悲哀。

噫，溪流邊無人掃弔之墓只我個人徘徊，
這寂寂之草下長眠着無語的青春，情愛，
我慘笑了，將桂冠投於萬丈幽黯之荒崖，
休休，何須楊花裝飾我飄泊靈魂之墓台！

流浪之歲暮

無翼的悲哀又已被我深葬於此流浪之歲暮，
吁，去罷，山頭徘徊之殘陽，去罷，去安眠於幽谷，
從夜之幻翼下發見了我慘死的願望之白骨，
我僅有之殘笑裏傲慢之苦冬正如天使歌舞。

天，我因上帝之忌妬毀滅了自己安樂的家園，
臘梅消殘了，美麗芳芬逝於歲月徘徊的深淵。
在人們歡歌的聲中我遠去了，拿着一具弓弦，
縱然射不死未來之歲月，吾亦當去人世遙遠。
你說罷，足下的薔薇，何時與我作最後之永訣，

無歌語，無微笑，狼藉之悲哀像是路隅的殘雪。
我無力破滅生命之地獄亦無力與白雲隔絕。
那一度征服墓頭的小草是唯一可思的優越。
夜深了，無味的時間之界限將與老年而俱來，
看我痛飲任此無人收埋之殘骸暴露於蒼苔。
何須有明春的花開，那正是願望殘落的悲哀。
噫，已往無聲的去了，只餘着愴黑空虛之情懷！

——以上詞體上的薔薇。

第二輯

李金髮

棄婦

長髮披徧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虫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遊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戚惟遊蜂之腦能深印着；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煙突裏飛去，
長染在遊鴉之羽，
將同棲止於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發出哀吟，
徜徉在邱墓之側，
永無熱淚，
點滴在艸地
爲世界之裝飾。

里昂車中

細弱的燈光淒清地照徧一切，
使其粉紅的小臂變成灰白。
軟帽的影兒，遮住她們的臉孔，
如同月在雲裏消失！

朦朧的世界之影，
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遠離了我們
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餘光，
和長條之搖曳，
使其深睡。

草地的淺綠，照耀在杜鵑的羽上；
車輪的鬧聲，撕碎一切沈寂；
遠市的燈光閃爍在小窗之口，
惟無力顯露倦睡人的小頰，

和深沈在心之底的煩悶。

呵，無情之夜氣，
蹲伏了我的羽翼。
細流之鳴聲，
與行雲之飄泊，
長使我的金髮褪色麼？

在不認識的遠處，
月兒似鈎心鬪角的遍照，
萬人歡笑，
萬人悲哭，
同躲在一具兒，一模糊的黑影
辨不出是鮮血，
是流螢！

夜之歌

我們散步在死草上，
悲憤糾纏在膝下。

粉紅之記憶，
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

偏布在小城裏，
擾醒了無數甜睡。

我已破之心輪，
永轉動在泥污下。

不可辨之轍跡，
惟溫愛之影長印着。

噫吁！數千年如一日之月色，
終久明白我的想像，

任我在世界之一角，
你必把我的影兒倒映在無味之沙石上。

但這不變之反照，襯出屋後之深黑，
亦太機械而可笑了。

大神！起你的鐵錨，
我煩厭諸生物之汗氣。

疾步之足音，
擾亂心琴之悠揚。

神奇之年歲，
我將食園中，香草而了之；

彼人已失其心，
在混雜在行商之背而遠走。

大家辜負，
留下靜寂之仇視。

任「海誓山盟」

『溪橋人語』

你總把靈魂兒，
遮住可怖之巖穴，

或一齊老死於溝壑，
如落魄之豪士。

但我們之軀體
既偏染硝磺。

枯老之池沼裏，
終能得一休息之藏所麼？

一九二二，Dijon。

故鄉

得家人影片，長林淺水，一如往昔。余生長其間隨二十年，但『牛羊下來』之生涯，既非所好。

你淡白之面，
增長我青春之沈湮之夢。
我不再願了，
爲什麼總伴着
莓苔之綠色與落葉之聲息來！

記取晨光未散時，
——日光含羞在山後，
我們拉手疾跳着，
踐過淺草與溪流，
耳語我不可信之忠告。
和風的七月天
紅葉含淚，
新秋徐步在淺渚之荇藻，
沿岸的矮林——蠻野之女客
長留我們之足音，
呵，飄泊之年歲，
帶去我們之嬉笑，痛哭，

獨餘剩這傷痕。

溫柔

一九二二。

一
我以冒昧的指尖，
感到你肌膚的暖氣，
小鹿在林裏失路，
僅有死葉之聲息。

你低微的聲息，
叫喊在我荒涼的心裏，
我一切之征服者，
折毀了盾與矛。

你「眼角留情，」
像屠夫的宰殺之預示；
唇兒麼？何消說！
我寧相信你的臂兒。

李金髮

我相信神話的荒謬，
不信婦女多情。
（我本不慣比較，）
但你確像小說裏的牧人。

我奏盡音樂之聲，
無以脫你耳；
染了一切顏色，
無以描你的美麗。

一九二二，柏林。——以上微雨，北新。

晨

你一步一步走來，微笑在牙縫裏，多疑的手按着鈴兒，裙帶兒拂去了絨菊之朝露，氣息如何，我全不能分析。鍍金的早晨，款步來了，看呀，或者聽環佩琅琅作響了，來數他神祕的步驟。

你的臂兒張着向我，呵，他們倦了如我未醒的深睡。進來，向我傍邊坐下，解去那透濕的鞋兒，你摘的是

一四一

什沒花朵，芳香全染在你胸膛裏了，不看見麼，他們正因離去同玩的小山羊哀戚了。

忽裝出一半微笑，一半莊重的臉來，我畫筆兒將停滯了，如你多看一眼。夜鴉染了我眼的深黑，所以飛去了，玫瑰染了你唇裏的硃紅，所以隨風謝了。我們到小徑隱藏了去，看衰草在松根下痛哭。

你呼吸在風裏，我眺望在遠處，他們都欲朝黑夜之面而狂奔了。

黑夜纔從門限裏出去，他多麼叫喊，憤怒與嗚咽，如你不來，我將夢見你在我懷裏。

奈黑夜纔從門限裏出去。



永不回來

與我遠去，孩子，

在老舊之中古的城裏，

——他們睡眠於世紀之夜，——

流泉唱着單調之歌，

如東方詩人之嘆息。

他們岩石似的心房，

既生滿苔痕。

更遠的

有孤立的頹牆，

廢園與他作伴，

襯於深青與黑的沈寂。

他們聯結了殘冬，

遠離了盛夏，

淺沙裏你可

找到木架之碎片，

(呵，不可餽之禮物，)

蝸牛在陰處笑人。

在那裏烏兒是疲倦的，

蜂兒戀着睡眠，

臨別之黃葉，

翩翩地飛舞，然後

點頭向老松，

點頭向流水。

你僅能嗅到
季候掉卻之餘香，——腐朽之味，——
輕淡之樹影，
有時使你麻木，
若有天際送來的殘光，
你更可認識他們的面目，
但其心是流血，懊悔與冷酷的。
你如欲我們在那裏嬉笑，
且攜帶我的四弦琴
奏一個「永不回來。」

愛憎

“Soyons scandaleux sans
plus vous gener.”

Paul Verlaine.

——
我願你孤立在斜陽裏，
望見遠海的變色，

用日的微光
抵抗夜色之侵伐。

將我心放在你臂裏，
使他稍得餘暖，

我的記憶全死在枯葉上，
口兒滿着山菓之餘核。

我們的心充滿無音之樂，
如空閒經氣的顫動。

無使情愛孤寂在黑暗，
任他進來如不速之客。

你看見麼，我的愛！

孤立而單調的銅柱，

關心瘦林落葉之聲息，

因野菊之墳田裏秋風喚人了。

如要生命裏建立情愛，

卽持這金鑰開疑惑之門，
縱我折你陌上之條，
昨日之靜寂是在我們心裏。

呵，不，你將永不回來，
警我在深睡裏，
迫生命之鐘聲響了，
我心與四體已殭冷。

二

時間逃遁之跡
深印我們無光之額上，
但我的愛心永潛伏在你，
如平原上殘冬之聲響。

紅夏偕着金秋，
每季來問訊我空谷之流，
我保住的祖先之故宮既頹廢，
心頭的愛憎之情消磨大半。

無用躊躇，留你最後之足印
在我曲徑裏，
呵，往昔生長在我臂膀之你，
應在生命之空泛裏沈默。

夜兒深了，鐘兒停敲，
什麼一個陰黑籠罩我們；
我欲生活在睡夢裏，
奈他恐怕日光與煩囂。

蜘蛛在風前戰慄，
無力組世界的情愛之網了，
吁，知交多半死去，
無人穫此秋實。

呵婦人，無散髮在我庭院裏，
你收盡了死者之灰，
還吟輓歌在廣場之隅，
跳躍在玫瑰之叢。

我幾忘卻這聽慣之音，
與往昔溫柔之氣息，
願倩魔鬼助我魄力之長大，
準備回答你深夜之呼喚。

遲我行道

遠處的風喚起橡林之呻吟，
枯涸之泉滴的單調。
但此地日光，嘻笑着在平原，
如老婦談說遠地的風光
低聲帶着羨慕。
我妒忌香花長林了，
更怕新月依池塘深睡。

呵，老舊之鍾情，
你欲使我們困頓流淚，
不縱盛夏從蘆葦中歸來，
飽帶稻草之香。

但我們仍是疾步着，
拂過清晨之霧，午後之斜暉。

白馬帶我們深夜逃遁，

——呵，黑鴉之羣你無味地呼喚了……

直到有星光之巖石下，

可望見遠海的呼嘯，

呀，你髮兒散亂，

額上滿着露珠。

我殺了臨岐的壞人，

——真理之從犯——

血兒濺滿草徑，

用誰的名義呵。

有感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腳上，

——以上食客與凶年，北新。

生命便是

死神唇邊
的笑。

半死的月下，

載飲載歌，

裂喉的音

隨北風飄散。

呀！

撫慰你所愛的去。

開你戶牖，

使其羞怯，

征塵蒙其

可愛之眼了。

此是生命

之羞怯

與憤怒麼？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腳上。

生命便是

死神唇邊

的笑。

風

欲尋高處倚危欄

閑看垂楊風裏老

儘在橡枝上嘶着，

欲用青白之手

收拾一切殘葉，

以完成冷冬之工作；

至於人兒，

爲老舊而辛酸之印象纏着，

頹委欲死，

沈尹默

儘在橡枝上嘶着，
總是愚人的揶揄，
不仁者的諂笑，
遼遠的海岸裏
慈母屈膝伸手狂呼，
淚兒隨波遠去
潤其失掉的愛子之脣？

儘在橡枝上嘶着，
孟浪地挾歸雁前來，
他們的羽在我故國裏變換，
落下殘敗的在河干，
沒有人留心此詩意，
因他們去了重來。

儘在橡木枝上嘶着，
他重問我曾否再作童年之盛會！
我失去了溫背的日光，
性羣緣登的曲徑，

此地片片的雪花，
在我心頭留下可數的斑痕。

儘在橡枝上嘶着，
你的呼聲太單調而疎懶，
僅引我心頭抱歉之狂噪，
而思想與歡樂之諧和，
光明與黑暗的消長，
惟上帝能給我一回答。

儘在橡枝上嘶着，
夜色終掩蔽我的眼簾，
深望此地的新月鐘聲，
與溪流之音，
給你一點臨別之傷感，
然後永逃向無限——不可重來！

——以上爲幸福而歌。

王獨清



弔羅馬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憂心。

(屈原)

一

我趁着滿空濕雨的春天，
來訪這地中海上的第二長安！
聽說這兒是往日許多天才底故家，
聽說這兒養育過發揚人類的文化；
聽說這兒是英雄建偉業的名都，
聽說這兒光榮的歷史永遠不朽……

哦，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底胸中也像是被纜潮的淚在浸潤！
惱人的雨喲，愁人的雨喲，

你是給我洗塵，還是助我弔這荒涼的古城！

我要痛哭，我要力竭聲嘶地痛哭！
我要把我底心臟一齊向外嘔吐！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陷入了衰頹，敗傾，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埋着舊時的文明，
我，我怎能不把我的熱淚，我 *nostalgia* 底熱淚，
借用來，借用來盡性地灑，盡性地揮？

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已與伏在雨中的羅馬接近：

啊啊，偉大的羅馬，威嚴的羅馬，雄渾的羅馬！
我真想把我哭昏，拚我這一生來給你招魂……

二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 *Tiberis* 河，
忽想起古代的傳說：

那 Rhea Silvia 底雙生兒

不是曾在這河上漂過？

那個名叫 Romulus 的，

正是我懷想的人物。

他不願同他底兄弟調和，

只獨自把他理想中的都城建作。

他日夜不息，

他風雨不躲，

他築起最高的圍牆，

他開了最長的溝壑……

哦像那樣原人時代創造的英雄喲，

在今日繁殖的人類中能不能尋出一個！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山原，

忽想起古代那些詩人：

他們赤着雙腳，

他們袒着半胸，

他們手持着軟竿

趨着一羣白羊前進。

他們一面在那原上牧羊，

一面在那原上獨吟……

他們是真正的創作者，

也是真正的平民。

哦，可敬的人們，

怎麼今日全無蹤影？

——原上的草喲。

你們還在爲誰長青！

三

啊，現在我進了羅馬了！

我底全神經好像在爆！

啊，這就是我要徘徊的羅馬了！

……

羅馬城，羅馬城，使人感慨無窮的羅馬城，

你底遺跡還是這樣的宏壯而可驚！

我踏着產生文物典章的拉丁舊土，

徘徊於建設光榮偉業的七丘之中：

啊啊，我久懷慕的『七丘之都』喲，

往日是如何的繁華，怎樣的名勝，

今日，今日呀，卻變成這般的凋零！
就這樣地任牠亂石成堆！
就這樣地任牠野草叢生！

那富麗的宮殿，可不就是這些石旁的餘燼？
那歌舞的美人，可不就是這些草下的腐塵？

不管牠駐過許多說客，底激昂辯論，
不管牠留過千萬人衆，底合歡掌聲，
現在都只存了些銷散的寂寞，

現在都只剩了些死亡的沉靜……

除了路邊行人不斷的馬蹄車輪，
再也聽不見一點兒城中的喧音！

愛國的豪傑，行暗殺的志士，光大民族的著作者，
都隨着那已去的榮華，隨着已去的榮華而退隱；

榮華呀，榮華是再不能歸來！
他們，也是永遠地無處可尋！

看罷！表彰帝王威嚴的市政之堂
只有些斷柱高聳，殘塔平橫；

看罷！獎勵英雄功績的飲宴之庭
只有些黃土滿擁，荒藤堅封！

看罷！看罷！一切代表盛代的，代表盛代的建築物，
都只留得些敗垣廢墟，擺立在野地裏受雨淋，風
攻……

哦，雨，洗這『七丘之都』的雨！
哦，風，掃這拉丁舊土的風！

古代的文明就被風雨這樣一年一年地洗完，掃淨！
哦，哦，古代的文明！古代文明是由誠實，勇力造成！
但是那可敬愛的誠實的人們，勇力的人們，

現代的世界，他們為甚麼便不能生存？

哦，哦，現代世界的人類是怎樣墮落不振！
現代的羅馬人呀，那里配作他們底子孫！

Cato 喲， Cicero 喲， Caesar 喲， Augustus 喲，
唉！代表盛代人物底真正苗裔，怎麼便一概絕盡！
……

四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鬱着難吐的悲哀！

看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依然存在！
爲甚開這山河的人呀，

卻是一去不回！

這一處是往日出名的大競技場，

我記起了建設這工程的帝王：

Vespasianus 是真可令人追想，

他那創造時代的偉績，

永遠把誇耀留給這殘土的古邦！

這一處是靠近舊 Forum 的凱旋門，

在這一望無涯的斷石壘壘中，

我好像看見了 Titus 底英魂：

當他出征遠方的功業告定，

回國時，他回國時，

這直達 Via Sacra 的大道之上，

是怎樣的擁滿了羣衆，在狂呼，歡迎！

這一處是矗立雲表的圓碑，

Trajanus 底肖像在頂上端立：

我看了這碑間雕刻的軍馬形迹，

我全身是禁不住的震懾，
震懾於他往日的蓋世雄威！
.....

徘徊呀徘徊！

過去那黃金般的興隆難再！

但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未曾崩壞！

我只望這山河底魂呀，

哦，速快地歸來！

五

歸來啲，羅馬魂！

歸來啲，羅馬魂！

你是到那兒去遊行？

東方的 Euphrates 河？

西方大西洋底宏波？

南方 Sahara 底沙漠？

北方巴爾幹山脈底叢雜之窩？

哦，那一處不留着往日被你征服的血痕？

難道今日你爲飢餓所迫，竟去尋那些血痕而吞飲？

你可聽見尼羅河中做出了快意的吼聲？

你可聽見Carthago底焦土上吹過了嘲笑的风風？

哦，歸來！歸來！

你若不早歸來，你底子孫將要長死在這昏沉的夢

中！

——唉，Virgilius 與 Horatius 底天才不存！

Livius 底偉大名著也佚散殆盡！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

一九二三年四月。

但丁墓旁

現在我要走了（因爲我是一個飄泊的人）

唉，你收下罷，收下我留給你的這個真心！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頭髮；

你底頭髮是我靈魂底住家；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眼睛，

你底眼睛是我靈魂底墳塋……

我，我願作此地底乞丐，忘去所有的憂愁，

在這出名的但丁墓旁，用一生和你相守！

可是現在除了請你把我底心收下，

便只剩下我向你來說的告別的話！

Addio, mia bella!

現在我要走了（因爲我是一個飄泊的人）

唉，你記下罷，記下我和你所經過的光陰！

那光陰是一朵迷人的香花，

被我用來獻給了你這美頰；

那光陰是一杯醉人的甘醇，

被我用來供給了你這愛唇……

我真願作此地底乞丐，棄去一切的憂愁，

在我傾慕的但丁墓旁，到死都和你相守！

可是現在我惟望你把那光陰記下，

此外應該說的只有平常告別的話！

Addio, mia Caral

——以上獨清詩選。

穆木天

水聲

水聲歌唱在山間

水聲歌唱在石隙

水聲歌唱在墨柳的陰裏

水聲歌唱在流藻的梢上

妹妹 你不知道不

哪裏是水的故鄉

月亮的銀針跳躍在灰色的檣梢

月亮的銀針與鵝茸般的漣漪相照

看啊 宿魚兒急急的逃走了

那裏蕩漾着我們的灰影與纖纖的小橋

來拾起我們的腐朽的棹杆

去蕩那隻方舟到灰色的蘆葦中間

我們聽着水聲明日的唱和

我們遙望着那澹淡的魚燈點點

我們要找水聲到魚人的網眼

我們要找水聲到山間的泉源

我們要找水聲到海口的沙灘

我們要找水聲到那裏的江灣

我們要找水聲在稻田的溝裏

我們要找水聲到修竹的藪間

來拾起我們那朽腐的棹杆

我們共蕩在夜幕裏我們那孤孤的小船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眼尖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胸膛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髮梢

妹妹 水聲是否歌唱在你的鬢旁

妹妹 你知道不

哪裏是水的故鄉

來 拾起我們那腐朽的棹杆

趁着這個月色朦朧天光輕淡

我們在河上輕輕的蕩漾我們的小舟

搖着空間的灰色小花直找到水鄉的盡處

一九二五,三二一。

落花

我願透着寂靜的朦朧 薄淡的浮紗

細聽着淅淅的細雨寂寂的在簷上激打

遙對着遠遠吹來的空虛中的嗚嘆的聲音

意識着一片一片的墜下的輕輕的白色的落花

落花掩住了蘚苔 幽徑 石塊 沉沙

落花吹送來白色的幽夢到寂靜的人家

落花倚着細雨的纖纖的柔腕虛虛的落下

落花印在我們唇上接吻的餘香 啊 不要驚醒

了她

啊 不要驚醒了她 不要驚醒了落花

任她孤獨的飄蕩 飄蕩 飄蕩 飄蕩在

我們的心頭 眼裏 歌唱着 到處是人生的故

家

啊到底哪裏是人生的故家 啊 寂寂的聽着落

花

妹妹 你願意罷 我們永久的透着朦朧的浮紗

細細的深嘗着白色的落花深深的墜下

你弱弱的傾依着我的胳膊細細的聽歌唱着她

『不要忘了山巔 水涯 到處是你們的故鄉

到處你們是落花』

一九二五,六九。

我願

我願奔着遠遠的點點的星散的蜿蜒的燈光

獨獨的 寂寂的慢走在海濱的灰白的道上

我願飽嘗着淡淡消散的一口一口的芳羶的稻香

我願靜靜的聽着刷在金沙的岸上一聲一聲的輕
輕的打浪

我願走坐在那裏的路旁 那一片松原裏的橫臥
的石上

我願寂對着一渦一渦的迴浪滾在那裏的岩石的
窩上

我願細細的思維着掠在石面上的介殼的不住的
滄桑

朦朧的憧憬着那裏 那裏 那裏 那裏的虛無
的家鄉

我願寂對着那裏古樹底下枯葉掩着的千年的石
像

我願凝視着掩住了柴扉的茶屋前的虛設的空牀
我願笑對着微動的泊舟吐不出煙絲不能歌唱

默默的夢想着那裏的天邊的孤島 散散的牛羊

呵 到底哪裏是我的故鄉 哪裏的山頂 哪裏
的角上

哪裏的風中 哪裏的雲鄉 還是呱呱波動的青
蛙的聲音聲浪

啊 我願寂寂的獨獨的慢步在夜半後的海濱的
道上

我願熱熱的熱熱的奔着到那遠遠的燈光 而越
奔越奔不上

一九二五，七，一〇。

蒼白的鐘聲

蒼白的 鐘聲 衰腐的 朦朧
疎散 玲瓏 荒涼的 濛濛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萬重——
聽 永遠的 荒唐的 古鐘
聽 千聲 萬聲

古鐘 飄散 在水波之皎皎

古鐘 飄散 在灰綠的 白楊之梢

古鐘 飄散 在風聲之蕭蕭

——月影 逍遙 逍遙——

古鐘 飄散 在白雲之飄飄

一縷一縷 的 麝香

水濱 枯草 荒徑的 近旁

——先年的悲哀 永久的 憧憬 新蘗——

聽一聲一聲的 荒涼

從古鐘 飄蕩 飄蕩 不知哪裏 朦朧之鄉

古鐘 消散 入 絲動的 游煙

古鐘 寂蟄 入 睡水的 微波 潺湲

古鐘 寂蟄 入 淡淡的 遠遠的 雲山

古鐘 飄流 入 茫茫 四海之間

——瞑瞑的 先年 永遠的歡樂 辛酸

軟軟的 古鐘 飛蕩隨 月光之波

軟軟的 古鐘 緒緒的 入 帶帶之銀河

——呀 遠遠的 古鐘 反響 古鄉之歌——

渺渺的 古鐘 反映出 故鄉之歌

遠遠的 古鐘 入 蒼茫之鄉 無何

聽 殘朽的 古鐘 在 灰黃的 谷中

入 無限之 茫茫 散淡 玲瓏

枯葉 衰草 隨 呆呆之 北風

聽 千聲 萬聲——朦朧朦朧——

荒唐 茫茫 敗廢的 永遠的 故鄉 之 鐘

聲 聽 黃昏之深谷中

一九二六，二，東海道上。

馮乃超

酒歌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盈地滿盞

燒爛我心胸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我的心胸

澆我的舊夢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夜半的街頭無人走
我的心懷怎能夠……

銀光的夜色

銀光的愁寂

合照着天涯落魄人

牽他臨終的喘息

絹絲的夜色

渺渺的虛寂

沒有樽酒在身傍

腥紅的哀怨無由息

青瑩的酒精在手

赤熱的哀怨在心頭

我的身心消滅後

榮華的夜夢也枯朽

榮華的夜夢也枯朽

玉姬的珠飾也陳舊

青史不錄豔情歌

芳塚壘壘無從究

啊——酒

青色的酒

青色的愁

盈盈地滿盞

燒爛我心胸

月光下

憂鬱的情緒抹林在湖水的白練的光面上

女人底幽寂的幻影徘徊在睡蓮之鄉

銀光瀉練着 夢幻展開着 在輕軟的夜色中

愛人啣 你若孤單的 Nymph 啣泣在噴泉的中央

冰涼的夜深 月影的寂寥的浮光中

撥開了霧靄的蒼白的輕紗 游泳古夢中

懷念的情思吸啣了霜華冷露 不勝倦疲地沉重

愛人啣 飄來森林的幽陰裏 我煩悶的心胸

紡你底憂鬱 我爲你織成縹緲的霓裳

摘你底淚珠 我爲你串成精緻的胸飾

永遠地 你爲我竹舞在沉寂的睡眠之上

不絕地 我爲你展開飄渺的夢幻的仙鄉

悲哀

悲哀衣了霓裳輕輕跳舞在廣闊的廳間

黃昏靜靜渡過枝梢葉底悄悄闖入空寂的塵寰

沈默的陰影投射在少女底穿上白衣的心頭

伊耽溺地啣泣在獻身的殘餘的時候

伊啣飲着多感的青青的醇酒

當董花底紫影消滅在幽闌的時候

輕綃的黑夜裏 噴泉唱着哀傷的夜曲
伊伏在牙琴上心兒沉下頹惱的幽谷

少女纏上白衣的心兒睡眼在消沈的陰影中

悲哀脫了霓裳滿斟甘露的淚水盈盞

——好人兒 飲它 尋你情熱的美夢

——天仙底玉手爲你撫着月琴的銀絃

黑夜的胸懷爲你展鋪感覺的絨氈

星星的眼池爲你湛盈潤澤的淚泉

夢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玫瑰色的軟影 映照到

四隅的幽陰

淡抹的哀悲 潛形在丹波繼起的 湖水的夜心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紫羅蘭的浮光 流到記

憶的古渡頭

熹微的夢幻 飄零在空疏寥寂的 落葉深秋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Marjoram* 的弱光 灌溉

到黃昏的腳跟

假寐的沉默 消沉在黑影褶疊的天空底夜痕

不要點燈 要是它底 鷄冠花的陽光 燦爛在

月痕的夢中

神祕的面綃 掀揭在晴空無垠的失望的蒼穹

屏息地坐在幽冥之中 任情地親着哀愁底嘴唇

從骨董的寶甕底嘴唇 把吸不盡的淚泉啜飲

屏息地坐在幽冥之中 任情地偎着哀愁底擁抱

從玉琢的 膩滑的心胸 把散不盡的夜香吞吐

屏息地睡在黃昏之中 任情地瞧着哀愁底媚瞳

從青銅的香爐底頭蓋 看着靄氛繚繞的輕夢

屏息地夢在月痕之中 任情地抱着哀愁的玉體

從閃灼的霜華底眼珠 淘出顆顆銀光的眼淚

默

輕煙 籠罩着池塘底安眠
沉默 枯朽着夢裏的睡蓮

冬天來到疲乏的草根頭

靜悄悄地殺着蒼白的微笑

陽光隱在輕盈的煙綃

不照樹陰影裏的哀愁

怠倦的枯枝愁訴

黃金的新秋也衰老

銀白的長髮浸池中

輕輕拂掃浪紋的懊惱

我聽得幾句嘎聲的譏嘲

老醜的烏鴉飛鳴在樹梢

沉紅的落葉積滿了空寂的心

怎的感謝那無情的胡鬧

隆冬的嚴肅遠過於祈禱
沒有殉教者的苦惱
憂愁的聖母默現在空間
守護着靈魂的日暮

蒼黃的古月

蒼黃的古月地平線上泣
氤氳的夜色氾露濕
漫着野邊有暮煙
掩我心頭有憂鬱

矗立的杉林默無言
睡眠的白草夢痕濕
惆悵的黃昏色漸密
沉重的野煙
沉重的憂鬱

日暮的我心

濃冬將至的我心

夕陽疲憊的青光幽寂

給我黑色的安息

黑色的安息

黑色的安息

人影一般沉重的負荷

疲憊的心頭壓逼

蒼黃的古月地平線上泣

氤氳的夜色溫露濕

夕陽的面色蒼白了

沉重的野煙

沉重的憂鬱

古瓶詠

金色的古瓶

蓋滿了塵埃

金泥半剝蝕

染上了黯淡的薄哀

微光靜悄之時

詩韻鏗鏘地款款

花瓣零落後

剩下黃金的花蕊

若是新燒的花瓶

金彩輝煌

若是初開的花朵

豔射畫堂

朱色的古夢

消沉歲月之中

黃銅的夕照

闌入寥落的行宮

金色的古瓶

蓋滿了塵埃

詩人的心隕

蔓着銀屑的蒼苔

蓬 子

秋歌

黃葉，無聲地飄墮着，
像夢一般的，
或歎息似的，
負露和淚墜落在地上了。

遠寺的鐘，
滯重得有如病驢的蹄聲；
聽新蹄聲淹沒了舊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調，淒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遺址，
都沉入舊情的回憶！

奄奄的歎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新喪

夕陽倦得不會匍動了，
伏在西方的山之巔；
像少婦臨死時的留戀，
凝視着遠近的村落，
溪水野田，不忍割捨；
割不斷的留戀，孕成了悲哀，
在悲哀裏，目光喲，漸漸暝滅。

無限的沈默浮在太空；

牛背上晚歸的牧笛，
柳蔭下夜泊的魚歌，
蹲在柴門外的野狗，
也都默默無言，如喪考妣；
夜色有覆屍的黑紗，
掩上西山，
便是猙獰的樹枝，尖的塔，
也抓不破這新喪者之殮衣。

酒後

靠在老舊的絨布枕上，
一個缺嘴的酒瓶
和幾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燈火打睡在紗罩裏，
幾隻餓鼠，得我允許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殘肴。

飛向青年詩人那裏去了吧；

夢之神，我幾回凝視，
瞧不見她翅子的一羽。

沈鬱的鄉思，淒涼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顏色的奴才們；
此刻是風樣的，影蹤都沒有了。

古城

世紀的繁華於你何有？
被遺棄的古城喲，
再不見宮裝的粉女。
在你懷裏細訴聖王的恩寵。

曾有千千萬萬的軍馬，
從風沙裏戰勝歸來，
面上是創傷的癩痕，
高奏凱歌在大理石的城梯下。

如今再沒有鐵盔的英雄們了，

騎雪一樣的白馬，
背上是奪目的金箭，
得意地獻身在你面前。

只剩秋草，久病的瘦，
蹲在缺角的城頭，
歎息着，對夕陽細訴
你過去繁盛的日子。

我枯澀的眼光

我枯澀的眼光凝視在姑娘的臉上，
有如一個老年龍鍾的乳母呵，
將她木筆架似的乾枯的手兒，
輕撫着白嫩的肥胖的嬰孩，
忘卻的愛情覺醒在心頭了。
微風裏我看見姑娘沈默地笑了；

她的笑容像粉塑的牡丹似地鮮豔，
素筆描的丁香花似地幽靜。
裝在她笑容裏的少女的夢，
秋色的夢，黃金時代的好夢。

藏在髮間的麥草的香味，
（從故鄉田間拾來的吧）
飄過微風來，沁入我的心了。
我幼年曾在牧女的髮上聞過這香味，
如今在都會，祇聞酒的味，粉的味了。

像清露灌溉在九月的紅蓼艸上，
我的靈魂，寂寞的靈魂，
當牠的微笑落花似地紛紛飄過來，
載在我歷史裏的淒涼的故事褪色了，
蠕動在眼底的灰色的影子消滅了。

戴望舒

生涯

淚珠兒已拋殘，
只賸了悲思。
無情的百合啊，
你明麗的花枝，
你太娟好，太輕盈，
使我難吻你嬌唇。

人間伴我的是孤苦，
白晝給我的是寂寥；
只有那甜甜的夢兒
慰我在深宵：
我希望長睡沈沈，
長在那夢裏溫存。

可是清晨我醒來
在枕邊找到了悲哀：
歡樂只是一幻夢，
孤苦卻待我生挨！
我暗把淚珠哽噎，
我又生活了一天。

淚珠兒已拋殘，
悲思偏無盡，
啊，我生命底慰安！
我屏營待你垂憫：
在這世間寂寂，
朝朝只有嗚咽。

殘葉之歌

男子

你看，溼了雨珠的殘葉
靜靜地停在枝頭，
（溼了珠淚的微心，
輕輕地貼在你心頭）

牠躊躇着怕那微風
吹牠到縹渺的長空。

女子

你看，那小鳥曾經戀過枝葉，
如今卻要飄忽無跡。
（我底心兒和殘葉一樣，
你啊，忍心人，你要去他方）

牠可憐地等待着微風，
要依風去追逐愛者底行蹤。

男子

那麼，你是葉兒，我是那微風，

我曾愛你在枝上，也愛你在街中。

女子

來啊，你把你微風吹起
我將我殘葉底生命還你。

十四行

微雨飄落在你披散的鬢邊，
像小珠碎落在青色的海帶草間
或是死魚飄翻在浪波上，
閃出神祕又淒切的幽光，

誘着又帶着我青色的靈魂，
到愛和死底夢的王國中睡眠，
那裏有金色的空氣和紫色的太陽，
那裏可憐的生物將歡樂的眼淚流到胸膛；
就像一隻黑色的衰老的瘦貓，
在幽光中我憔悴又伸着懶腰，
流出我一切虛偽和真誠的驕傲，

然後，又跟着牠跟踏在輕霧朦朧，
像淡紅的酒沫飄在琥珀鍾，
我將有情的眼藏在幽暗的記憶中。

☆
雨巷

撐着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徬徨；

她徬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頽圯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悵。

撐着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我底記憶

我底記憶是忠實於我的，

忠實得甚於我最好友人。

一六八

牠存在在燃着的煙捲上，
牠存在在繪着百合花的筆桿上，
牠存在在破舊的粉盒上，
牠存在在頽垣的木莓上，
牠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詩稿上，在壓乾的花片上，
在悽暗的燈上，在平靜的水上，
在一切有靈魂沒有靈魂的東西上，
牠在到處生存着，像我在這世界一樣。

牠是膽小的，牠怕着人們底喧囂，
但在寂寥時，牠便對我來作密切的拜訪。
牠底聲音是低微的，
但是牠底話是很長，很長，
很多，很瑣碎，而且永遠不肯休：
牠底話是古舊的，老是講着同樣的故事，
牠底音調是和諧的，老是唱着同樣的曲子，

有時牠還模仿着愛嬌的少女底聲音，
牠底聲音是沒有氣力的
而且還夾着眼淚，夾着太息。

牠底拜訪是沒有一定的，
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
甚至當我已上牀，朦朧地想睡了：

人們會說牠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老朋友。

牠是瑣瑣地永遠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淒淒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
但是我是永遠不討厭牠，
因為牠是忠實於我的。

——我的記憶，現代。